

關東奇俠傳

和書  
金蝶角

3

武俠奇情  
社會小說

# 關東奇俠傳

(第二集)

丹徒 張箇儂著  
吳門 江紅蕉評

## 第二十一回

斃命中途蕩子果報  
懸首高杆惡叔喪元

話說夏定夷在街上懲創了那教師師徒羣衆之後。回寓剛纔稍憩。即聽得隔院人家淒苦悲慘的哭泣之聲。不由打動了他同情的不忍心。頗有憐念之思。因此遂生了疑問。正在轉念間。恰巧又聽得同居憐舍李太太的嘆息。自言自語的說出那幾句足以激動他俠義心腸的話來。夏定夷既然聽得哭泣。又聽得嘆息。那能忍得住不問呢。因卽向

李媪詢問原故。經李媪將隔院人家。寡婦孤兒被欺凌壓迫。痛苦無告的情事。告知詳細。夏定夷不禁勃然震怒。恨不能立刻就到隔院去。將那欺凌孤寡的人殺却。使當時齊齊哈爾省城的各界人士。知所警懼。不致再發生類似隔院之事。但一轉念間。忽然想着。古人有言。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況且殺人抵罪。律有明條。豈可貿然視同兒戲。因這一想。遂暫將怒火按下。更衣出外。再向街坊鄰舍。別個相識。暗探隔院人家的真情實況。果然衆口一詞。和李媪所言無甚差異。因此夏定夷遂決計當夜往隔院去做駭人警世的勾當。原來隔院這家人家姓伊。那悲泣的寡婦娘家姓阿。伊阿兩家原係世戚。都是內蒙古東四盟正白旗人。且都因祖上從征有功。得有世襲的前程功名。降至伊阿氏的父親。

手裏。阿家忽然遭逢鞠凶。阿氏的母親那拉氏首先染病去世。按着阿氏的長次兩兄。亦都相繼病亡。她父親因妻子喪歿。祇剩寡媳少女。因即將家產分作四份。兩媳一女。各得一份。自己亦取一份。催促伊家迎娶。其時伊家因子孫不肖。漸致式微。到得伊阿氏翁姑手裏。祖遺家產。已被先人敗去大半。幸虧他夫妻倆勤儉持家。力圖振興。才得將圯的門庭。支撐起來。漸有復興的希望。見阿家來催娶。遂即拚擋籌措。擇吉爲長子伊庫布完姻。阿氏于歸後。她父親即將她應得的一份產業。送交她收受。一面告別兩媳。帶了一份家產。自往喇嘛廟裏去出家。臨別勸兩房兒媳。能守更佳。否則即從早適人。免悞青春。兩媳年少守寡。本來是難能之事。又各有一份產業。自然易招歹人的覬覦。因此不久便

都有了外遇。初還幽期密約。陳倉暗度。隱瞞着親戚。後因遮瞞不住。便索興老老面皮。實行先奸後婚的方式。各從所歡而去。其時伊庫布的兄弟伊穆爾亦娶了媳婦。他父親忽染疫身亡。他母親因伊穆爾夫妻倆不肖。自己身弱多病。深恐本人亡故。將來家業被次子敗完。特先事預防。仿效阿家的辦法。將家產分做兩份。各給一份。與長次兩子夫妻。承受執業。自己帶着體己的私房財物。往尼菴中去修行。進庵未及一年。卽聞悉她次子夫妻倆。已將產業敗光。心中一氣。鬱悶成病。可憐遂致不起。未久卽歿病在庵。伊庫布夫妻聞訊。趕到庵中來奔喪守孝。準禮成服。伊庫布夫妻遂親到伊穆爾家中報信。伊因無甚想頭。竟不會到庵。他夫妻亦置之不理。事後伊夫妻反借此向伊庫布夫妻索詐。說

母親在日。卽溺愛兒嫂兩口子。所以分家時。兄比弟多。老母病亡在庵。兒嫂倆又瞞了他夫妻。獨去奔喪。把母親的體己。完全獨自承受。現在沒甚別的你兩口子。如將母親臨危時交付你們的金錢。拿出來平分便罷。否則和你們同到佐領及都統衙門去打官司。不怕你夫妻不拿出來。和我們二一添作五的照分。伊庫布阿氏夫妻大怒。卽據理斥駁。並請庵內住持尼證明。怎奈當被伊穆爾夫妻一口咬定。說尼姑受了兒嫂的賄買。所以說話徧袒。結果由親友出來調解。勸伊庫布看在同胞份上。多少送些錢財給他們倆。好的楚弓楚得。不比得便宜外人。伊庫布夫妻無奈。只得忍氣分了點財物給他倆。羊馬等牲畜也分給了好些。伊穆爾夫妻索詐遂意後。不久又敗得精光大吉。皆因他兩口子

都有大烟癮。嘴饒身懶。又都愛賭。所以敗得極速。這次吃盡當光之後。想再向兄嫂開口。苦于無題目可做文章。只得另想別法。度了些時。夫妻倆忽然想出條生路。把住的房子賣了。得錢搬家到別處去。即在家中開設烟館。其時鴉片烟館極多。別家生涯無不鼎盛。盈利豐厚。徧他夫妻倆開的烟館。門可羅雀。皆因他夫妻倆好賭。在賭場裏先已將本錢輸去大半。身體又懶。開烟館後逐日弄得的錢。一小半爲他夫妻因飽饑吻而吃完。一大半都送在賭博上。因此越做越不像。不多時便已連本搭利。精光大吉。可巧他倆開烟館時。有一位烟客。是齊齊哈爾城中的一位貴介子弟。因爲不肖。被父母驅逐出來。無家可歸。專靠在外找親戚故舊。強索硬借度日。儀表生得極佳。可惜面有烟容。否則真可

富俊男之目。他自到伊穆爾煙館內來吸烟之後。不知如何。竟和伊穆爾的媳婦有了奸情。那弟子的本心。因愛伊穆爾老婆。生得頗不錯。想把她誘惑上手。拐她逃走。好從她身上出產一注金錢。果然伊穆爾的渾家被他所惑。成姦之後。竟被他一派花言巧語。哄得深信不疑。背棄丈夫。跟他逃往哈爾濱。被那子弟弄在班子裏。操皮肉生涯。那子弟得了錢財。想潛回家鄉。快快活活的使用幾時。不料行至中途。遇見了馬賊。被馬賊砍傷。將錢劫去。那子弟白費了一番心思。成爲人財兩空。且又受了傷。不能行動。只得在半路上流爲乞丐。因無錢吸烟。癮來無法可施。遂致成病。傷病交迫。不幾天。遂在路傍樹林中死了。伊穆爾自他媳婦逃後。生活上雖輕了担負。景况却格外可憐了。因找尋媳婦。很跑



了許多冤路。化了些瞎錢。拆字卜卦。毫無消息。結果因氣成病。一病幾死。好容易病才痊可。無奈只得去見兄嫂。哭求收留着。並自陳悔過。伊庫布見他鵠形菜面。狼狽不堪。因念同胞之情。遂很很的教訓了他一頓。後說兄弟。你如不戒賭戒煙。可休怪兄嫂無情。即使你此刻戒絕賭烟兩事。我亦要你親寫字據。將來如果再犯。我即逐你出門。伊穆爾當時無路可走。只得百依百順。當即賭咒發誓。並寫了悔過字據。交給兄嫂。從此住在伊庫布家中。幫同做活。一面戒除烟癮。過了些時。伊庫布因往朋友家中去吃喜酒。喝醉了回來。行路時踉踉跄跄。偶一失足。跌在陰溝裏。受了重傷。酒醉無力掙扎起來。幸有行人經過。把他扶起。被熟人看見。將他抬送回家。阿氏見丈夫頭臂足三處都已受傷。唬得慌

忙給他洗拭污穢血跡。並給他敷藥更衣。滿望能危而復安。不料伊庫布竟因跌傷內部。傷重致死。伊穆爾見兄長逝世。初時大哭。繼忽大喜。當時帮着嫂嫂辦理後事。力勸嫂嫂節哀順變。其時阿氏已生有一子。年已四歲。當因夫死。決計守節。撫孤成人。撐立門戶。不料伊穆爾因兄長已死。無人管束。日久玩生。漸漸的又舊態復萌。初還怕阿氏教訓。後忽被他想出一計。乘阿氏母子往掃伊庫布的新坟時。他悄悄去喚了個銅匠回家。把嫂嫂的箱籠櫥櫃。一齊開開。將他自己親筆寫的分家書。書偷出來燒了。又偷了些銀錢首飾。並將他母親在日寫下的分家書。也偷着燒了。一切完畢。復又鎖好。溜將出去。吸烟賭錢。並因老婆逃走。獨宿已久。此刻有錢在手。便去嫖私娼。只等錢化完了。才回轉家內。阿

氏回家後見房內各物凌亂。已知有異。開鎖察看。不由驚得呆了。哭得死去活來。經同居鄰舍訊問明白。溫言勸住。伊穆爾回家時。被阿氏哭罵拚命。要逐他出門。伊穆爾初時自知禮短。被罵一言不發。後竟把心一橫。和阿氏惡聲相向。被鄰舍人衆打不平。才將伊穆爾公議喝住。令他向嫂嫂賠罪。陳述悔悟。立誓以後不敢。才肯容留他在家。不然。定必趕他出門。伊穆爾見衆怒難犯。只得暫時屈辱。叩頭賠話。阿氏無奈。只得仍容留他在家。伊穆爾此刻忽然又心生一計。決定用溫柔工夫。事事討阿氏的好。想借此誘惑阿氏失節。好叔嫂成婚。演一回叔接嫂的把戲。自己不僅可享受先兄的產業。且可得阿氏娘家的賠奩。因他存此心後。遂改換了一副馴良的面孔。將往時那貴介子弟誘惑他逃妻

的一派工夫。完全學着對付他寡嫂。阿氏見小叔陡改常態。一時揣測不出他的用意。祇有暗自存心防他。一面仍緊逼他將偷出去的銀錢首飾。趕速完璧歸趙。絕不絲毫放鬆。伊穆爾祇是一味敷衍。婉言應諾歸還。並很勉強勤勞的助理家事。一面乘空兒卽悄悄向阿氏說幾句風話兒。將張比李。捏造些叔娶嫂爲妻的事實。借此試探阿氏有無活動的心意。能否可以誘惑上鈎。阿氏察言觀色。到此才知小叔不懷好意。遂正言厲色的斥責。並到她亡夫的靈案前哭泣。以表明本人的節凜冰霜。志堅金石。伊穆爾見每次都被阿氏教訓。心知難遂所願。仗着字據已全被自己偷焚。遂變更方法。索興顯露本相。用猙獰可怖的態度。對付寡嫂孤姪。逐步緊逼。大有不達目的不止之意。阿氏到此地位。

當然和他對抗。要驅逐他出門。他卽強詞奪理的。和阿氏反詰。問她有何憑據。可以證明家產已經分析。和他往日悔過懇求收留。阿氏雖然理直氣壯。怎奈分家紙悔過書都已不見。除去掩面悲泣外。竟爭辯他不過。鄰人雖很主張公道。出來打不平。無如被伊穆爾使用無賴手段。對各鄰危言恫嚇。並惡聲詰斥。說清官尙難斷家務事。你們外人。那能得知我家的內情。誰多管閑。俺便和誰結辯子。同往佐領或都統衙門打官司去。又說阿氏心存不良。意欲改嫁。因恐他在家不便。所以冤誣他。驅逐他離家。好使他遂心。鄰人見他凶橫。大家怕多事有事。遂都不約而同的不再來管問。由此後。阿氏在家無日。不和她小叔爭吵。只因她父親出家後已死多年。兩嫂亦都再醮已久。娘家無人。本族大半早

受過伊穆爾的暗示。允許將來酬謝。故此都和伊穆爾沆瀣一氣。無人出來說公理。阿氏雖曾向各本家哭訴。不料大家都推聳裝啞。不做主張。甚且有濫言婉勸。勸她將機就計。以叔接嫂。免得家神鬧家鬼。大家鬧得不安。阿氏見本家竟有說這種喪天害理亂倫的話者。知道他們已都失去爲人的資格。那還能望他們主持公道呢。不由氣得她發昏。傷心飲泣。竟至半晌說不出話來。從此死了心。決意不再向本家們訴苦。祇准備萬一逼不得已。便抓破了臉。和小叔去見官。逐日價對伊穆爾如防賊般謹慎。隄防絕不稍假以詞色。伊穆爾見阿氏冷如冰霜。凜然絲毫不可侵犯。知道軟誘強逼。均難着手。遂打消了叔接嫂的話頭。專一使用出喧賓奪主的手段來。和阿氏強爭管理財產權。口口聲聲

說兄死弟繼。當日父母去世。將產業統交亡兄掌管。現在兄死。理應由本人執業。堅持這種片面理由。逐日和阿氏爭吵。並串合出幾個無人格的舛劣本家來。算做族中公正人。逼迫阿氏將產業令交伊穆爾管理。阿氏被壓迫到無可奈何。思量只有一死。可免煩惱。怎奈孤兒在側。連聲喚媽。可憐她那能下得起這個決心呢。祇得又悽然回心。決計茹苦守節。含辛撫孤。勉強撐持。竭力和惡叔奮鬥到底。據理抗爭。痛斥那些本家。一面並請人訴狀。往佐領衙門去控告惡叔本家等串合欺凌孤寡。要求申雪。阿氏滿望佐領給她作主。那知那佐領是個糊塗貪官。因為爭奪遺產。在佐領的心目中。正認做係一筆可以使他進益款項的訴事。不論原被雙方。只要誰肯許願心。送賄賂。他便將良心暫染黑。

色偏袒着誰。當時伊穆爾因恐敗訟。所以暗中設法。向佐領許願心話。雖如此。但因他手中無錢。可以立刻送現款賄賂。佐領見他不孝敬現款。豈肯在案未審結之先。做這欠賬交易。因此即將此案擱置。不給他叔嫂判決是非。伊穆爾乘此機會。即格外使用野蠻手段。欺壓寡嫂。意欲立逼她將產權交出。阿氏豈肯就此善讓。因之據理抗爭。叔嫂幾至動武。當被鄰人同聲趕來。將伊穆爾扯勸到外面去。伊穆爾施行野蠻原係示威作用。所以即借此收科。故意悻悻然恨罵不絕的走將出去。阿氏見官不能秉公速斷。本家又不說公話。娘家更無人抗爭。處境到此。求生不得。尋死不能。傷心萬分。忍不住淒楚悲泣。鄰人因她叔嫂爭吵已非一次。早成司空見慣。所以亦不多勸。祇略勸慰了幾句。即便各



回本宅。阿氏在家淒泣。幼子在傍亦跟着娘哭。不料母子倆在家的哀痛哭聲。却驚動了隔院的好漢夏定夷。當時他聞得哭聲。因出隔院的哭泣已屢。心生疑念。久擬詢問。此時適又聞同居李媪的嘆息自語。遂向她問知始來情形。不禁大怒。又往外面去哨探。果然與李媪之言盡符。因彼此係隔院的緊鄰。夏定夷和伊家叔嫂亦嘗在門首見過。祇不過未知姓氏罷了。當經一問年貌。卽已知其人。問明回家後。遂決意當夜往隔院去懲警那欺凌孤寡的伊穆爾。初本無殺死伊穆爾的心。只因當夜從屋上到隔院去。跳下院內時。院內各家的男女上下人等。已都安寢。祇有伊穆爾一人未睡。由窗櫺孔中。透出毫光來。遂走去張望。只見伊穆爾從他的臥房裏。放輕足步。躡足潛踪的悄悄開了房門。鬼

鬼崇崇的走出房外。逕到他寡嫂的房門外面。探手從身邊摸出把短柄七首來。輕輕撥落了門門。推門掩進房內。阿氏其時雖已安息。但因有小孩子。半夜裏恐要尿尿。又兼謹慎。隄防小叔。所以無夜不點着油燈。很留意的凝神。此刻伊穆爾撥落門門。推開房門。掩身進房。雖然聲息甚微。但已將阿氏驚醒。忙高聲喝問是誰。邊問邊已坐起身來。伸手掀起帳門。說時遲。那時疾。伊穆爾見阿氏已驚醒。喝問深恐被鄰人聞知。忙低應是俺。邊應邊搶步到阿氏炕前。亮七首低聲威喝阿氏道。嫂嫂。你如高聲。便先做俺刀下之鬼。俺今夜此來。乃是要求嫂嫂。依叔接嫂的主張。成就好事的。須知俺並無惡意。祇不過因嫂嫂新寡。俺又沒有媳婦。大家都很寂寞。且因嫂嫂主持家政。兼顧內外。未免難以

周全。所以才有此主張。乃是一片好心。不料嫂嫂竟堅決不從。故此俺特來當面懇求。好的此時無有外人。此間實行叔接嫂的人家。亦不止俺們一家。俺勸嫂嫂還是依了俺的好。邊說邊一手揚匕首作勢。一手去扯阿氏掀帳門的手。阿氏見了大驚。忙喝道。你難道當真敢滅絕倫常。要強行非禮麼。伊穆爾猶笑道。嫂嫂。你是聰明人。有道是半夜入人家。非奸即盜。俺此來當然是要和你做夫妻的。不然。你現在掌管的產業。俺還怕你不照數交給俺執業麼。與其將來嫂嫂難守。改節嫁人。何如現在就痛痛快快的嫁俺呢。阿氏聽罷大怒。忍不住一聲高罵。掙脫了被他執住的手。照着他的面門上。便是一個巴掌。拍的一聲。打得伊穆爾火星直冒。同時驚醒了床上睡着的小孩。哇的哭將起來。伊穆

爾仗着色胆。豈肯甘休。早就伸手將他打自己耳刮子的手扯住。向懷中一帶。扯到炕邊上來。按倒在炕上。用七首試指她的胸前。威逼她休再任性。一面伸手扯她的襲衣。慌得阿氏雙手緊護下部。狂呼救命。夏定夷在窗外見伊穆爾出房。向對房門走去。他即移步到那邊窗外窺視。見他撥門推門進房後的言動。看到這緊急當兒。不由勃然震怒。即猛喝一聲。一拳搥落了半折窗槓。托地躍身進去。搶步到伊穆爾身後。右手奪過他手中的匕首。左手抓住他的辮子。順手將匕首向他胸口一戳。可笑伊穆爾連來人都未看得清楚。只嚷得一聲哎喲。即已魂游地府。魄散九霄。阿氏在炕上高呼救命。猛見從窗口飛身進來一人。疾如暴雷。將小叔殺死。不由唬得暈絕在炕上。夏定夷將伊穆爾殺死後。

深恐隣人聞聲趕來不便。忙用匕首鋒口。將伊穆爾的腦袋割下。提在手中。仍從窗口躍出去。飛身上屋。竄房越脊。立即前赴近處的一所土地祠屋上。跳下去。來至門首棋杆面前。使出猿猴升木的本領。盤身上。了棋杆。卽以辮髮作繩索。將首級懸在棋杆斗內。匕首插在首級的後枕骨上。溜身下來。仍從屋上飛回自己住處。匆匆更換衣服。睡在炕上。凝神靜聽隔院驚詫紛擾的聲息。直至天明日出。仍未稍減。夏定夷因不放心。略停一會。卽便起身。洗漱時。已聽得本院同居各鄰男女上下人等。紛紛談論隔院伊家昨夜之事。先後約伴同往隔院去看。並說佐領衙門已得了報。馬上就要會同縣官。帶伴下來驗尸。指着又聽人說。土地廟門首棋杆斗內。忽懸着一顆腦袋。腦袋上還插着把小擲子。有

人跑去看過。認識正是伊穆爾的腦袋。現在此事已傳遍了全省城。各文武衙門都十二分注意此案。一會兒忽聽前面敲鑼喝道的聲音。和人喧馬嘶的聲音。囂然並作。大家都說官來了。我們同往隔院看去。夏定夷遂如沒事人一般。亦附和着鄰人。走到門首。熱鬧。畢竟此事如何了結。請待下回續寫。

### 評曰

寫貴介子墮落種種。雖爲一般衽袴之恆態。然實係暗寫其先世宦遊造孽之惡報。弦外之音。讀者當深長思之。足爲警惕不少。而寫貴介子中途遇盜。報應之速。尤可發人深省。至寫其卒至烟癮發作以死。尤堪爲沉湎黑籍中者之棒喝。斯乃有益拒毒政策實

施及湔雪鴉片戰役國恥之良好文字。

叔接嫂。陋俗也。不僅絕滅倫常。抑且廉恥道喪。作者傳此。殆亦諷世之有司。負改良社會。糾正風俗之責者歟。安得今世再有夏定夷其人者。將伊穆爾流亞。一一鋤而去之乎。

伊阿氏遭惡叔之侮。愬之有司。而有司受賄。政不得直。矧非夏定夷代天行討。奮而誅之者。則其患將伊于胡底。至懸首高杆時。不禁爲之爽然。拊掌足浮一大白。

## 第二十二回

公道在人心貞釐得釋 義勇形容色俠士被疑

話說夏定夷附和着鄰人。同到門首觀看。適見佐領乘着馬。縣官乘着轎。督率着仵作書班皂役捕快等人。正到隔院隣家門首下馬下轎。伊阿氏跟着地保在門首跪接漢旗文武官吏。請進裏面檢驗尸體。陞坐公案。審問事主伊阿氏。及同院各屋內的男婦人等。夜來經過情形。佐領因事前伊阿氏曾有訴狀。控告死者之事。心忖死者頗有被阿氏謀害嫌疑。遂于公座上將叔嫂訟案。對縣官說了。和他商量。徵求對此案的意見。一面命地保去那土地祠門外。將棋杆斗兒內懸繫着的腦袋七首。一齊取來。驗看是否係伊穆爾的頭顱。並傳喚那土地祠看祠的



香火道人到來。詢問他夜間可曾聽得什麼動靜。他可和什麼人有過冤仇。佐領的意思。以爲或可借此從道人身。上找出根來。地保同差人去後。縣官忖度了一會。仔細端詳。觀看伊阿氏的面容。只覺幽嫺貞靜。絕對不像凶惡殘忍的婦人。料想她絕不會賄買凶手。殺害她的小叔。尋思到此。卽對佐領道。死者絕不是被他寡嫂主謀殺害。依愚見忖度。此案內情。極其複雜。絕不會如此簡單。須得暗中設法調查。方才可以判決。佐領道。那是自然。但是伊阿氏負有重大嫌疑。依愚見須得將其帶回衙門。詳細審訊。或可水落石出。縣官道。不愚見以爲阿氏與此案絕無嫌疑。卽將她嚴刑審問。恐怕亦問不出個所以然來。如果慎重些兒。只須將她交保。也就算得手續完備。現在如要知道阿氏平日的

爲人好歹。最是容易。只須將四鄰傳喚到案。問他們敢不敢聯名具結。保阿氏將來隨傳隨到。歸案訊問。便可明白阿氏是否有主謀唆使凶手殺人的嫌疑了。佐領聽罷。依言即刻傳各鄰到案前。逐一細問。伊阿氏及伊穆爾平日的爲人品行。末後問他們敢不敢聯名具結。保釋阿氏在家。將來隨傳隨到。絕不致畏罪潛逃。各鄰都略不遲疑的。回答。願聯名具結保釋她寡婦孤兒母子倆在家。處理一切事務。免受牢獄之苦。佐領見四鄰都肯担保。不由驚奇。暗忖。居然大家都不怕人命官司的關係。這可就真正奇極了。莫非這寡婦的確是個艷如桃李。冷若冰霜的賢德貞節婦人麼。不然。何至能令人如此敬信她呢。因此。心中遂十二分敬佩縣官的見解。高出本人之上。于是即命各鄰退下去。繕寫

聯名保狀。一面向縣官請問。本案該如何處斷。正在商量之際。地保差人已將人頭七首。提在手內。連同土地祠看祠的香火道人。帶到案前跪下。回稟下役們奉命前往。適值這香火道人。隔夜不曾回廟。經將小道僮捉住。供出道人所在地點。令他引導同往。將道人尋獲。回祠時已由伙伴將人頭七首。設法從棋杆上取下來。縣官不待說完。卽問地保那棋杆的高度。尺寸共約多高。道人係在何處尋着。因何隔夜不歸。今日到此刻還未回廟。道人平時的品行何如。你可知道詳細麼。地保回稱棋杆極高。乃是土地祠門外最新立最高的一對棋杆中之一。係右手裏的一根。多少尺寸。不曾留心。大約總在五丈以外。據道僮說。他師父係隔夜被開設烟館的白實用邀了去打牌。所以不曾回來。清早開

門並未留心看見棋杆斗兒內掛了顆血淋淋的人頭。還是被別人看見。大家烘動了。方才得知。本擬即去告知師父。因素知師父的脾氣不好。賭錢贏了還好。倘如輸了。去報信定遭沒趣。且因祠內無別人。可托照應門戶。要走亦走不開。所以不曾去報告師父。當時下役們跟道僮前往白家烟館內尋着道人。正值道人賭了一夜錢。歇局未久。還不會睡。正在那裏抽大烟。吃點心呢。因爲那烟館在城外。來往路頗遠。所以才回來稍遲。請大人原恕。講到這道人的品行。據下役們方才向土地祠四隣調查。尙無甚不端情事。祇不過愛吸鴉片烟。並喜打小牌。此外別無他種不良的名譽。縣官聽罷。一擺手吩咐起去。地保差人叩頭立起。側身退立在一傍。縣官問道。人俗家名姓法名。何處人氏。並問他因

何知情不舉。該當何罪。道人叩頭回話。說小道俗家姓敖名海龍。法名知元。竊占塔人氏。隨又口尊大人明鑒。小道委實隔夜在城外打牌消遣。不曾能進城回廟。實不知情。倘能得知此事。怎敢不向衙門報案。須求大人原恕。縣官仔細看了他兩眼。覺得他頗不像個善類。遂問差人白實用。可曾隨同帶案。差人見問。下扞兒回稟。下役們到他家時。他已外出。因此不曾帶他到案。且恐大人立等回話。悞了鐘點。所以趕緊發脚。未及等白實用回家。縣官將面色一沉。喝罵一聲渾蛋。豈有開設烟館。夤夜聚賭的頭家。不將他傳同到案之理。况他又係本案的證人呢。快去將他抓來。逕到縣衙回話。不得有悞。差人應聲。是叩頭領命。立即退身下去。領伙件飛步前去。佐領悄悄問縣官。貴縣說白實用係本案證

人。是何意思呢。縣官聞言。暗笑。佐領真是個武夫。果然應了不學無術四字。遂悄悄回道。道人夤夜不歸。雖不能定說與本案有關。但因這老道人既抽烟。又愛賭。面容凶惡。頗非善類。亦不能說他對本案完全無有嫌疑。白實用開設烟燈。容人吸烟。聚賭抽頭。通宵達旦。實與地方治安有莫大關碍。故此不得不將他傳案訊問。並懲辦他開煙燈。和聚賭的罪名。佐領這才明白。縣官並不僅爲本案。乃係另有用意。邊想邊令喚阿氏及四隣人等。同到案前認看。那首級是否係死者的頭顱。可否能識得這把七首是誰的。伊阿氏同各隣人等。紛紛各將血污了的腦袋。和那把行凶的七首。看了一會。異口同聲的向上回稟。這人頭果係伊穆爾的首級。阿氏另又回稱。七首乃是小叔自己防身常備的短劍。上

面鑄有他的名字。請大人驗看。卽可以證明的。縣官佐領聞言。卽令差人將七首呈上。二人同看。只見七首陽面。果然鑄有蒙古文伊穆爾自造七首七字。縣官原係是通曉滿蒙文字的人。所以一見卽知。便對佐領道。這凶器是死者自己的。案情內容。可就複雜奇幻極了。依愚見。定係死者存心不良。想在家謀害阿氏。不料忽然被人撞見。奪過他的七首。立刻送却他的性命。只要看他的尸首。倒在阿氏房內。腦袋掛在土地祠棋杆上。卽可明白了。現在只要將凶手的來歷所在。哨探着。便可破案。佐領點頭應是。于是卽令四鄰將保狀呈上。驗看收了。吩咐阿氏暫將小叔收尸。聽侯傳審。一面吩咐打道回衙……編者寫至此處。便有人駁道。編書的。你錯啦。清代以滿族入主中原。凡各省區有八旗子

弟駐防之處。均設有都統等官。司理滿人民刑各事。至于關外各地。仍依各盟旗舊制。卡寨旗盟。自王公貝勒以下。分等設有各級官秩。當時關外各省。從無知縣審理八旗子弟案件的事。亦沒有什麼地保的名目。這豈非一大謬點。編者笑道。尊論雖頗近理。但其實亦不然。因爲書中所記叙的時代。正當東三省劃作行省之初。本回書中的地點。乃係黑龍江省城。所以亦仿着內地各省。有地保的名目。講到縣官審理旗民案件。在關內各省各地。亦屬習見。恆有之事。關內既有知縣審訊旗民的事。關外焉能說絕對沒有。此乃普通情形。至于本回書中事實。則又當別論。原因彼時滿人倘與漢人興訟。例由縣官審理裁判。倘原被雙方。皆是滿人。則由都統衙門審理。本回伊穆爾被殺一案。乃係滿人



的事。與漢人無干。原可不必知縣過問。卽伊阿氏亦只報告佐領。並未向縣衙報告。何以知縣會忽然蒞臨同審呢。其中却另有原故。因爲那縣令姓曾名愛民。是直隸代州人氏。自幼兒卽精攻詩書。勤習子史。及至身入鬢門而後。深恐將來身登仕版。不知滿蒙文字。未免有許多不便。遂稟明父母。游學京師。于研討漢文以外。兼延師課讀。攻習滿蒙回藏國內各大民族的文字。以期日後有裨國家。一面又從師學習日本德意志。英吉利。法蘭西。羅馬等各國文字。以期將來爲國服務。倘與各國發生交涉。卽可免去請通事充舌人的麻煩。果然有志者。事竟成。不幾年。卽已被他將國內各民族。國外各強國。各種文字。完全了解精通。他自入學中舉以後。由進士出身。卽因他能精通滿蒙文字之故。第一

任卽出仕爲黑省首縣。到任後。省城各大小文武官員。皆因他極有才識。都很欽佩敬重他。凡遇危難事件。大都和他磋商辦理。那管轄治理內蒙古東四盟正白旗佐領。名喚穆林阿。亦係平素佩服曾愛民的滿人官員之一。當日因接據報告。本旗伊穆爾突被殺死。人頭不見的案情後。不由大悚。忖念前幾時曾有伊阿氏控告死者的案子。未曾審結。此番伊穆爾忽被殺害。定與阿氏有關。因恐他自己的才識學問。不能審此疑獄。故此特地親到縣衙。拜會曾知縣。邀請屈駕同往。共審此案。曾愛民因此案乃係滿人的事。自己不便越俎。遂以婉言辭謝。辭謝不脫。只得又以正言拒却。怎奈穆林阿再四邀請。定要他同往。並說此乃治下人民的疑難案件。你我同爲民之父母。何分此疆彼界。况係我來

央及你。不是你越權干涉。萬望不要推諉。曾愛民見他這般說。不好再堅決固却。祇得帶同伴作人員。和佐領一齊前往。到得那曾知縣親到伊阿氏及死者的房中查看情形後。卽已心中明白。這係死者想以無恥的手段。欺侮他的寡嫂。不知係被誰撞見。將他殺死。初時頗疑阿氏或有外遇。死者不知。當他闖進阿氏房中時。奸夫正在。因此兩下撞見。情急生變。才致有此不幸。這意見頗和穆佐領的見解。大部近似。及至傳喚阿氏到案前訊問後。覺得她絕非不貞節的婦人。因此一轉念間。業已腹內雪亮。死者係被一與阿氏絕沒相干。並和死者本人毫無恩怨的人所殺。故于穆林阿說出心疑阿氏有重大嫌疑的話後。卽很決然的回說不然。迨至死者首級及七首取到。一經過目。心下更是了然。

當日佐領和知縣傳命排齊執事。打道回衙。曾愛民仍被佐領邀請到他衙門。細談此案的破法。請教縣令的高見。曾愛民對他笑盈盈的低聲道。此案包在本縣的身上。不久即能水落石出。你儘請放心。佐領聞言。忙大喜請問其詳。曾愛民笑道。適才凶手已和你我見過面。並已具過了結。你怎麼竟不知道呢。佐領錯愕良久。問道。貴縣所言。莫非凶手即係伊家的隣居麼。是那一個呢。叫做甚麼名字。曾知縣笑呵呵的吩咐左右。將方才取的聯名保狀。拿來親自指給穆伊領看道。你瞧。這人不是才已見過。並已具過結了麼。殺人的凶手。本縣敢確定就是他。穆佐領的目光視線。隨着曾知縣的手指。向那保狀上看去。只見知縣所指的那個人名。乃是夏威兩字。姓名下面。並註着年歲籍貫職業。及已

居住該處經過的年月。佐領看罷。卽說貴縣何以能確定凶手是他呢。知縣笑道。這一層很易明白。因我見衆鄰人中。只有夏威生得比衆不同。不僅腰腿健。精神足。尤其是雙目炯炯有光。最能表顯得出他是個精通拳棒武藝的人來。當本縣問他們敢不敢聯名具保時。他卽滿面的義形于色。首先答應敢保。試想死者頭懸棋杆。如非凶手有驚人本領。何能如此迅疾。因爲此乃抱義憤不平而作出來的勾當。決不是偶然路過的所爲。所以我才想到近鄰。又由鄰舍想到夏威身上。只因夏威原是從廣東發配到此地來的一個軍犯。試想他如沒有非常的武藝。那能安穩無事的到得此地呢。可巧他住的屋宇。卽在伊家的隔院。伊家叔嫂的事。爭鬧已有多日。當然他知道已久。他是位有血性的好

漢既知此事。那有不抱義憤的。故此他每在暗中。保護阿氏母子。這亦係意中之事。及至昨夜。他忽見死者持七首。闖進阿氏房中。事機緊迫。所以他才一怒而殺伊穆爾。依此推測。所以我才能確定凶手是他。至于他殺人後。故弄狡詭。將首級掛在棋杆斗內。我知他所以如此的。定必另有用意。故此才吩咐差人去傳喚那道人。和白實用到案追究。……佐領聽到此處。深佩知縣的見解不錯。遂說貴縣既已能料知那軍犯是凶手。何以不在當場說破。將他拘獲呢。他是個光棍漢子。萬一他逃跑了。這件人命案子。可就難破啦。省城地方不比得別處。各上司衙門。都在面前。耳目極近。如果不能將凶手捉獲破案。豈不與你我的前程。都大有妨碍麼。曾愛民聽罷。忍不住微微一笑。走近佐領面前。伸手

扯了佐領的手。悄悄的道。請屏退左右。借步說話。佐領會意。遂和知縣  
倆挽手走往後面內書房去。就坑榻上面對面的橫臥下來。命僕人奉  
過茶煙。卽退出去。吩咐不奉呼喚。不許擅自進來。僕人退出書房外面  
伺候着。穆林阿卽向知縣請教。曾愛民卽微露笑容。說出幾句話來。究  
竟所言何事。伊家命案。如何了結。請待下回續寫。

評曰

縣官名曾愛民而佐領則名穆林阿。倫諧音讀之。尤可稱爲名符  
其人。

本回與上回。俱爲補足黑夜飛人頭卷中之詳細文字。故敘述較  
形簡略。

曾愛民察阿氏言。亂阿氏色。更于鄰人具結保狀時。觀出夏定夷神情。能確定渠卽本案凶手。其心思縝密。可謂善讀論語。清制。旗民例由佐領都統等衙門管理。編者特揭而明之。以免被人吹毛。



高雲池先生最近創作集

## 愛 與 罪

本書，包含作品三大篇；俱係高雲池先生最近的得意創作。一、愛與罪：描寫情場中浪漫的生活來得宛轉動人。二、一個孤兒的自述：描寫求學時期，得着嬌艷美人的垂青，而自述其情場的幸運，旖旎風情，令人垂涎三尺。三、投機事業：描寫現社會的一般投機分子，得勢而驕，氣傲薰天，不可一世，一副怪狀，刻畫入微。愛好文藝作品的人們，快把牠來暢讀一下吧？

——全書一冊，實價三角五分，特價祇收二角八分——  
——外埠函購，寄費另加一成，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 第二十三回

懲秀民賢令破積案 敬壯士難弟結良朋

話說曾知縣悄悄對穆佐領道。貴佐領適才的話。雖然很不錯。但有一件。亦不可不知。那殺伊穆爾的凶手。倘如不是有驚人的武藝。他何能上得棋杆。掛得人頭。更何至殺伊穆爾如探囊取物般容易。依此推想。豈是你旗下的兵丁。如我衙門內的捕快。所能捉獲的。與其打草驚蛇。何如處以鎮靜呢。依本縣意見。此案只有暫時仍照着官場慣例。一面命兵丁捕快。在外訪緝凶手。一面詳文上憲。通令各屬。一體訪拿。好的此案死者的家屬方面。無人出來追究。各上峯雖然目下頗像很注意。但衙門事多。又無苦主追究。只要稍過幾時。定可淡然忘記。將來此案定

必成爲懸案。穆佐領道。倘無人追究。當然可以不了了之。萬一上司批令嚴限查究起來。却應如何辦法呢。曾知縣道。這雖爲題內應有之文。但亦不過係官場慣例。時日稍久。自然無事。萬一果真嚴限破案。那時便可用本縣現已想定的最後計策。佐領忙問貴縣有何妙計。知縣道。常言君子可欺以其方。這凶手的行徑。分明是位頂天立地的好漢。臨時萬一果真上司催得急。貴佐領便可親率隨從。便衣前去訪會凶手。面述不得已的苦衷。無法才來請他到案。銷差允許他成全。凶手是位義士。當然肯挺身而出。絕不會拒却逃跑。此案便可立破。倘目下就去捉他。一則調查未曾明白。毫無憑證。不能坐實他是凶手。豈可貿然捉他。二則怕他因此鬧出拒捕傷人逃跑的大亂子來。反而把事情弄

僵格外難于收拾。佐領聽罷。沉思了一會。覺得知縣的話頗有理由。遂請知縣帮忙。回衙密令捕快暗中助訪正凶的下落。知縣當卽答應。于是又談了別事。知縣卽起身告別。到佐領送知縣走後。立命文書照例詳文上憲。一面令屬下出去訪拿。當時曾知縣回衙後。陞堂理事。差人已將白實用捉來。當堂回話銷差。知縣將白實用的形容一看。只見他生得獐頭鼠目。滿面煙容。果然不是個善類。喝問過他的姓名之後。卽問他因何大胆。敢在家聚賭抽頭。誘人吸食洋煙。並詐喝道。現在有人在本縣衙門告你窩藏匪類。坐地分贓。快快從直招來。又喝道。土地祠看祠的香火道人敖海龍師徒倆。都已供認與你通謀不諱。你還用狡賴麼。白實用陡被這一詐。恍如晴天起了霹靂。不由唬得心驚胆戰。口

中雖想強辯狡展。怎奈畢竟心是虛的。早已嚇得面容失色。同時又被縣官的驚堂木一拍。二傍站班的差役們吆喝着堂威。和那拋擲刑具到他面前的鉄索瑯瑯聲音。格外嚇得他不敢不招。當時他被唬得伏地連連叩頭。沒口子的呼冤。尊稱青天大人。小民實被冤誣。知縣見他的面色陡變。已知他情虛。不由將臉色一沉。鼻孔中哼的一聲冷笑道。好個慙不畏法的狗才。你窩藏匪類。借着售吸洋煙的名目。和各路盜賊及各等歹人來往。又通宵達旦的聚賭抽頭。誘人入局。爲害地方非淺。本縣早已欲捉你到官嚴辦。現在恰巧有人在本縣面前告你許多作惡的條款。本縣已派人調查屬實。你還敢不招麼。來人。給本縣看大刑侍候。二傍應聲。早有人抬過大刑。嘩唧一聲。攢在白實用的面前。

吆喝着堂威。齊嚷快招。免得皮肉受苦。白實用雖然平時和一班歹人來往。但却從未破案見過官。大堂上的這種陣仗兒。做夢也不曾見過。此番乃係他破題兒第一遭。早被嚇得魂飛魄散。可憐他已被嚇慌了。要賴竟不知如何賴法。竟至鬼使神差般胡亂叩頭搖手。哀求道。青天大老爺明鏡高懸。暫請免動大刑。小民不敢設詞推諉。知縣見他不經嚇。不由大喜。忙將驚堂木又拍得震天價响。喝道。本縣暫准免刑。你且從直招來。白實用叩頭回話。遂不因不由的胡亂招了幾件盜竊案子。並說那敖道士。原先亦係個小竊。在未出家前。即和小民相識。當初本亦住在小民家中。後來出家做了老道。巴結上了地方上幾位紳董。得被他做了土地祠內的香火。衣食無虧。才洗手不再做沒本錢買賣。

但近來因爲賭錢輸得太多。靠幾家施主的佈施。不能填補。無奈只得又做過了兩次掘壁洞偷竊的案子。賍係由小民派人給他運到外路去銷脫的。小民所供。句句是真。不敢扯謊。知縣得供大喜。令差役將供狀拿下去。給白實用畫過押。吩咐他跪在一邊。卽命將敖道人帶上堂來。知縣命白實用照適才所供。又陳述了一遍。白實用供罷。並對道人道。朋友。我和你無冤無仇。你因何在大人台前。供出我的短處來呢。這是你害我。並非無端的攀扯你。……敖海龍不待說完。已知他上了知縣的算計。不由氣得發昏。卽嘆了口氣。阻止他道。唉。不用說了。俺已明白啦。卽向堂上叩頭道。大人明鑒。貧道所爲。已由白實用代爲招認。貧道亦無須再供。就請大人據以定讞罷咧。知縣見他招承。卽令差役拿

供狀下去。給他亦畫了押。隨命差人將白敖兩人帶下堂去。跟着同去。吊取原贓。並分頭捉拿羽黨。和傳喚各失主到衙認贓銷案。立即將兩人分別定罪收監。封了白實用的住屋和土地祠。退堂休息。將伊家命案。對他嫡堂兄弟曾愛國說知。命他暗去查察那軍犯夏威的行動。是否和此案有關。……原來曾知縣的胞叔。乃是位武舉人。不幸早年亡故。只遺腹生下愛國。由他夫人茹苦含辛的撫養成。愛國自幼兒。即有乃父遺風。專愛拈槍使棒。他母親因禁阻他不得。無奈只得與大伯商量。索興從其所好。讓他學習武藝。將來即從武場上求取功名。愛國的父親頗以爲然。于是延聘名師。在家教授愛國的武藝。數年以後。愛國的武藝。已練有根底。他母親滿望他能去應武攷。博得一個功名。那



知徧又不然。屢次愛國去應攷。皆因他天生成的一副傲骨。不善于恭維主攷。得罪了當道。都被名落孫山。因此曾愛國心中氣忿。決計改變方針。不再去應武攷。專一在家帮着伯父管理家政。並立場授徒。傳習技擊。訂立規約。凡是現任武官的子弟。一律不收。愛民的父親以爲他這一條簡約。太得罪武職官員。認爲不妥。勸他刪去。愛氏因重違伯父之命。不好不遵。只得明將章程刪改。暗仍保守此志。凡是現任武官的子弟來投師請益的。定必多所挑剔。不肯收列門牆。一面又屢以言語探試各徒弟。凡是善于巧言恭維的。亦一律借故斥退。以暗示他本人絕對不肯阿附。並不教善阿附人的徒弟之意。因此他雖在家立場授徒。門弟子却極寥寥可數。每年所收入的師父錢極微。本來他不過是

借此明志。和顯示他確有真實本領之意。原不在乎收子弟們的束脩。所以未滿三年。即將場子散了。可巧卽于這年。他堂兄愛民。被任爲黑省首縣。尅期赴任。愛民素聞黑省爲馬賊薶萃之區。又兼滿蒙漢族人民雜居。極其難治。雖係首縣。實爲苦差。因和嫡母面議。想請堂弟隨同自己赴任。好幫助一切。並可沿途保護。他嫡母以爲借此很可增長愛國的閱歷。使他練達些人情世故。因卽欣然應諾。吩咐愛國收束行裝。如期隨他堂兄就道。兄弟倆率領從人。一路趲程前進。中途雖曾遇見過兩次攔路搶劫的強盜。但都被曾愛國殺退。得以平安無事。就任後。曾愛民審理許多疑案。並緝獲兩個殺人越貨的劇盜。皆得力于愛國的臂助。故此這天曾愛民又令他出外。秘密訪查夏威。是否與伊家命

案有關。當晚曾愛國匆匆從外面回來。很興奮的對他堂兄道。小弟訪得死者伊穆爾。生前癖嗜煙賭。忤逆父母。極其不肖。當他母親在日。卽已和他兄嫂分析過家產。他所分得的產業。早已被他夫妻倆敗得精光大吉。他因老婆被人拐逃無踪。自己無可安身。才投奔他兄嫂。懇求收留。當時曾立過悔過書。戒絕煙賭。永不再犯。不料他兄長去卅後。他竟故態復落。不僅鴉片又上了癮。卽賭亦成了癖。欺侮他寡嫂。侵凌他孤姪。偷空將悔過書等筆據燒燬。並竊去不少首飾銀錢衣服。全斷送在煙賭兩項。和一個相好的土娼身上。他又得步進步。要求他寡嫂。想實行叔接嫂。他寡嫂忍無可忍。無奈才到穆佐領那裏去控告。不料佐領將案延擱。才致生出昨夜的故事。據小弟調查。乃是伊穆爾昨日白

天裏在家和他寡嫂爭吵。被人勸開之後。他跑到白實用所開的煙館內去抽煙。並和人打牌。當將其事。和一班歹人商量。卽由看守土地祠的香火道人敖海龍。給他出主意。教他于夜間去用強迫手段。先奸佔了寡嫂的身體。只要此事成功。餘者都可迎刃而解。他受計以後。大喜稱謝。當晚趕緊回家。卽于半夜如計行事。不料却被人殺死。兄長你看這種惡人。該殺不該殺。死得好不好呢。曾愛民聽罷。帶怒罵道。好個喪盡天良的賊子。真心該殺該剮。死後身首異處。實乃是件快事。死得好。死得好。曾愛國拍手道。好啊。兄長具此見解。才不媿爲民之父母咧。曾愛民隨又問道。賢弟可曾哨探明白。那軍犯夏威。究竟和本案有無關係。本案的凶手。賢弟現在旣如此高興。可知究竟是誰麼。曾愛國笑道。

兄長既說死者該殺。又稱贊死得好。何苦來。還要追究凶手做什麼呢。難道兄長還要給那萬惡不赦的伊穆爾伸冤。將那位救援節婦的義士仁人。給死者抵命不成麼。果真如此。兄長可就白受小弟的尊敬親愛啦。畢竟曾知縣如何回答。請待下回續寫。

評曰

讀念一回。夏定夷殺伊穆爾後。懸其首于土地祠外棋杆之上。吾已忖其另有用心。殆至本回。經曾愛國一語道破。不禁爲之恍然。殊覺有畫龍點睛之妙。頗爲前文生色不少。于以知書中無一閑筆焉。

曾愛國以不善恭維。得罪主攷而致落第。非其武藝不精也。故保

兄之任。于途則兩敗劫盜。抵任則兩擒劇賊。雖均以虛寫出之。然已足爲吐氣矣。

讀曾愛國歸白乃兄一段文字。快人快語。不禁爲之擊節。語云。惟大英雄能本色。曾愛國之不善恭維。卽其本色也。人爲其落第憂。吾深爲其落第慶。作者傳此。蓋亦所以諷世之爲五斗米折腰者也。

曹雪松的

最近創作集

# 紅橋集

全書一冊實價六角特價四角八分

外埠函購寄費另加一成郵票通用

曹雪松先生，大家知道他是能寫詩寫小說寫劇本的一個天才作家，獨不知他的小品文好過他一切的作品。本書是搜集他三年來所做的小品雜記，他自己也承認它是很得意的一本散文集。本不肯輕易發表的，經過敵局再三商懇，方允把版權以重金賣讓敵店出版。這不特是敵局的榮幸，也是一般愛讀曹先生作品的人所歡迎聽到的一個好消息吧。全書共近廿篇，都用筆輕靈，描寫動人！美妙處，像月夜裏一枝睡態惺忪的水仙花，哀婉處，像一個少女的靈魂倒在花塚旁最後的一聲淒咽！雄渾處，却又含有浩浩長江裏的雄波偉濤的氣概！每篇都可以說是一首美麗的長詩，我們讀了，可使我們的身心，飄飄地走到詩與夢組合成的聖潔的世界裏去！失戀失業，貧愁交迫，倦於生活的男女青年們！這裏是一塊永生的樂土，請你們將滿腔的哀愁，滿眶無處可洒的熱淚，洒雪到這裏訂來！我們相信：本書裏的一字一句，都能給你們靈魂深處無限的慰安的！裝訂精緻，封面畫美麗動人；書首有戚惠農女士題詩，并有戚女士與紅橋合攝在一起的一張照片，十分清麗可愛！

## 第二十四回

袒護傑士正言詰阿兄 嫁禍俠客譌語欺徒弟

話說曾愛民聽他堂兄弟話中有因。頗露迴護凶手之意。遂笑答道。賢弟錯會愚兄的意思了。愚兄所以要調查的。乃是因爲這殺人的凶手。頗符合古代的俠客行徑。有心想結識他。以作將來臂助自己。成功事業的地步。並恐因有滿漢民族的不同。或有追究太急之事。好暗中設法。援救他脫險。那有加害于他的心思呢。難道愚兄還要討好那個已死的無恥滿人不成。曾愛國見他兄長這般說。不由大喜道。兄長此言。這才深得我心呢。真人面前。不敢說假話。實言相告。那殺人的凶手。果然不出兄長所料。正是軍犯夏威。曾知縣道賢弟何以得能知其詳細。



且又如此迅疾呢。曾愛國笑道。小弟親自去問夏威本人。他親口對小弟說。伊穆爾是他殺的。當然能知其詳細。且又比無論何人快速了。曾愛民奇詫道。他怎麼肯對你親口直承呢。難道你和他相交已久了麼。曾愛國笑應道。可不是麼。小弟不僅和他是相識。且屬莫逆之交呢。說着。遂將他和夏定夷訂交的原由。告訴乃兄。原來曾愛國此番所以肯遠隨。乃兄到白山黑水的地方來。助理一切事務的。即因素知關東各省。爲奇士怪俠。英雄好漢薈萃出沒之區。很想借此機會。得能到關外地方。會晤幾籌好漢。結識諸位英雄。叨學些武藝。增長些閱歷。將來好成爲當代的一位武術專家。博得一個英名遠著。永垂不朽。所以他自己到黑省以後。即很注意的訪問當地的英雄豪俠。不料經過了好久時

日並未能訪會得一二有真實本領的俊傑。祇不過見着幾個徒具虛名。毫無實藝的脆弱漢子。不禁大失所望。但他並不因此灰心。以爲自己的緣慳。所以暫時不能即得會見。祇得慢慢兒的隨時隨地打聽。深信古人所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內。必有芳草的話頭。確係經驗之談。乃係顛扑不破的至理名言。絕非空泛的理想。那天夏定夷同金時裕兩人。從關內充軍到黑龍江省來。曾愛國幫助乃兄查閱案卷。看到押解兩人來黑的公文。不由陡的心中一動。很以一見二人爲快。尤其對於夏威犯罪發配的案由。認爲頗和水滸傳上武松殺嫂的行爲相彷彿。格外欽敬佩服。故此于公餘之暇。即便更換便衣。改扮普通買賣商人。假作有意無意的去拜訪夏金二位。他滿謂公文上二位的姓

名。絕對非假。却不道二人都非原名。當時彼此見面。成爲相識後。遂常往會談。逐漸的由淺入深。自疏成密。曾愛國于言語中探問二位犯事的案情。二位因毫無顧忌。說順了口。遂將經過的實在情形。告知曾愛國。愛國這才得知二位的真實姓名。不由格外肅然起敬。因此對於二位。遂又加深了一重信仰。于是亦將本人的行藏。略不隱瞞的據實告知二人。並申述衷曲。願和二位訂成莫逆之交。二位亦卽首肯。從此後。曾愛國每夕必往二位的下處裏去廝會。趁閑空機會。很誠懇的向二位叨學武藝。二位和他一校手。覺得他的本領。亦頗不弱。遂各將本人的拳棒功夫。盡情逐一指點。教授了他好些。不久。金時裕動身走了。夏定夷搬了家。依夏定夷之意。本擬亦步金時裕後塵。設法運動地方官。

批准允許他回籍。只因被曾愛國懇勸留着。又朝夕過從。雖然住此他鄉客地。並不覺得十分寂寞。兼因已加入了小三姓的反清團體。絲毫事業未做。所以亦不能忽然舍去。立刻動身。因此兩重原故。所以暫住黑龍江省城。徐圖爲小三姓進行工作。那天夏定夷白天裏在大街上。懲創了那班狂妄自大的教師師徒。黑夜裏又做了這件血案。第二天早晨。省城內各機關衙門。都已得到了消息。穆林阿佐領又親到縣衙拜會曾愛民知縣。約請曾縣令同去踏勘驗尸。幫辦此案。曾愛民初時因欲顯示他的目力才智。于不知不覺間。偶不經心。遂將軍犯夏威夷有嫌疑的話。略不思索的說將出來。及至話已出口。忽然覺得所言甚屬無謂。平白地要將一位值得欽仰的俠義之士。給那個無恥的凶惡

殘暴的伊穆爾抵命。可不是太謬妄了麼。因此趕緊轉口。對穆佐領的話中。卽勸他糊含過去。不要過爲己甚。並以危詞恫喝。說那凶手的本領極高。非你我屬下的捕快兵弁所能捉。如果打草驚蛇。反爲不美。又說在未會調查明確之先。不能決斷。夏威真是正犯。別佐領回衙公事畢後。卽令愛國去訪查此事。曾愛國見兄長說出夏威軍犯有凶手的嫌疑話來。後不由心中一驚。急急跑到夏定夷的寓中。和夏定夷相見。悄悄詢問。開口便咬定他是殺伊穆爾的凶手。夏定夷仗着本領。所謂藝高人胆大。又奪着義勇。被這一提。不禁又將隔夜的餘怒。提將上來。便毫不隱藏的據實回答。並說曾賢弟。聖人說得好。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這死鬼無恥已極。夏某將他殺死。不僅爲了儆世勸俗。大快人

心實乃代天行討。爲天地間稍留一點正氣。在你賢弟目中看來。這死鬼該殺不該殺。殺得好不好呢。依正義而論。這豬狗不如的東西。簡直一死不足蔽其辜。賢弟以爲如何。曾愛國原亦係位有血性的俠義男子。見問便連贊殺得痛快。別說撞在夏爺的手內。難逃得狗命。卽是撞在俺的手內。亦斷乎不能輕輕饒恕他過去。夏爺此舉。真乃快人快事。改日小弟當買酒和夏爺一醉。並爲夏爺賀功。說罷。便又問夏爺何以將首級掛在土地祠棋杆斗內。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呢。還是僅僅爲懸首高杆示衆呢。夏定夷笑道。我如只爲了示衆。何必定要掛在那土地廟門首的棋杆上呢。隨便各衙門外面的棋杆斗內。城門堞上。十字街口。無論何處地方。不都是可以示衆之地麼。旣特地揀中在土地祠

門首棋杆上。當然另有用意的啊。皆因我自到此地以後。卽已在監犯和閑人的口中。聞知那看土地祠的香火道人。敖海龍。往時乃是個吃黑白兩道飯的人。出家後雖然已經洗手。但仍不時與竊賊扒手們往來。並親自出馬。打些野食。做他的煙賭之資。我知道這句話後。久已想去儆戒他了。只因情節尙小。又無有良好的機會。所以暫時忍着。及至隔壁伊家的事情發生。被我聽見哭聲後。我向同居的李太太。和門外街坊鄰舍。打聽得詳情。不由大怒。決計于夜間去懲創那毫無心肝的賊子一次。警戒他個下回。不料在門口陡然瞥見那廝從面前走過。恰巧同居的李太太。亦口含旱煙管。立在門口賣獸。（北地俗諺。閑眺遣時日。賣獸猶言呆立一會也。）見了卽悄悄告訴我。說才走過的這廝。

就是欺侮寡嫂。凌迫孤姪的那賊。大約他才在家和他嫂嫂大鬧爭吵了一會。此刻往外面煙館內去抽大煙。增長精神。消遣時光去咧。李太太說此言。原本無心。我聽了却不由心中一動。遂卽點了點頭。移步悄悄尾在那廝身後。直跟他同到城外。來至一家煙館門首。便逕自走進去了。我雖不會抽煙。生平不曾親近過這個調調兒。此時因欲哨探他到煙館內去。說些什麼話。所以便破了戒。也跟着他走進煙館。只見裏面很簡陋污穢。煙客除去有一道士吸煙外。別無他人。我遂揀了張靠近他吸煙的匠榻歪身躺下來。由那個煙館主人白實用。親自招待着我。給我裝煙。一面口中和那廝談心。恰巧其時敖海龍道人亦在那裏抽煙。正和我是鄰榻。當時他們三人一問一答的談着。我側耳留神聽。



着。只見那廝說出心事之後。長吁短嘆。很露着悶悶不樂的神情。便由敖道士給他出主意。教他用快刀切亂麻的方法。回家去半夜裏照計行事。先行奸佔了寡嫂的身體。身體既已屬你。產業當然歸你掌管。這是極容易的事。如不敢做。未免太無胆子了。倘如沒有這種勇氣。還不如從早死了這條心。免致鬧得家喻戶曉。鄰里咸知。反而羊肉吃不着。惹了一身騷氣。被人在背後指戮笑罵。白實用接口也說敖道爺的話不錯。于是三個臭皮匠。湊成了一個諸葛亮。商量決定了這條惡計。准予夜裏行事。如其好事不成。便索興殺死了阿氏母子。我聽罷他們商量好的計策後。不由陡然大驚。遂詐作沒事人一般。聞知道人正是敖海龍。遂付過煙錢。很自在安閑的走出煙館。回轉寓內。守到半夜。往隔

院去探望。果見那賊手持七首。去威逼他寡嫂。要求立圓好夢。我一見大怒。忍不住遂奪其七首。將他殺死。因爲是敖道士出的主意。所以才特地將首級懸掛在土地祠外面。棋杆上。意欲借此促使官廳注意。追究老道。辦他教唆行凶的罪名。並從他身上。追究出白實用的來由。好一併治罪。果然縣令賢明。料知愚意。將敖道士白實用捉將官裏去。下在牢內。曾愛國探得以上的實情後。卽刻作別回衙。很興奮的請問。乃兄殺得好不好。聽乃兄說並無治夏威殺人之罪之意。所以亦卽將上述真相。完全對乃兄宣布。曾愛民得知情形後。次日早堂。卽又將敖海龍從獄中提出來。嚴刑審問。果然敖海龍將教唆情由完全供認。曾知縣錄了他的供詞。遂又改判加定了他的罪刑。一面通知佐領。一面詳

文上司果然這件命案。官方因事主家無人追究。日漸鬆懈。上司衙門的公事甚多。初雖注意此事。後竟逐漸淡忘。此案結果遂以不了了之了。曾知縣因聽他堂弟之言。深欽慕夏定夷的爲人。遂于暗中。由他堂弟介紹。和夏定夷亦結爲朋友。彼此不時往還。遇有縣衙難辦的命盜疑案。暗乞夏定夷援助辦理。得力極鉅。不在話下。且說那天當街被夏定夷懲創羞辱教訓過的教師師徒等衆。狼狽逃回。由教師取出他自己製的大包七厘散來。打開分散給大衆調敷吞服。他自己亦調服了好些。以防日後傷發。因這一來。拳教師的紙糊老虎。已被識破。那些狂妄自大的門弟子。陡然對師傅失去了信仰。敬禮忽然大不如前。且又無形自散了許多。教師自知沒趣。有何顏面。再在此地設廠授武。因此抱

定決心。離去本地。往別處尋求名師。苦練成功。再來雪恥。遂悄悄收拾行裝。將各徒弟所送的師傅錢。一齊兌折了絞銀。放在包裹裏。這才命幾個徒弟分頭去將門弟子全體。一齊喚到寓所內來。守全體到齊後。教師卽命大衆。齊到寓內院落教場上去。圍如堵牆般團團環立着。成了拷拷圈兒的式樣。教師本人植立在垓心。赧顏淒聲對大衆道。各位賢弟。本師學業未精。不知藏拙。居然夜郎自大。汗顏立廠收徒。傳授各位賢弟們的武藝。滿望大家能將學業成功。將來好爲社會服務。各做一番事業。不料陡從廣東來了個軍犯夏威。本領高出本師之上。無端的來尋我師弟們的釁。當街將我們師弟一齊打敗。本師受此奇恥大辱。身體受傷。心中尤其痛苦。決計忍辱負重。遠行求師。日後再來雪恥。

不過你我師弟一場。竟因此只得勞燕分飛。本師自悞。又悞了各位賢弟們的學業光陰。這是本師最傷心。最抱歉。最對不起各位賢弟的事。只得當面請各位賢弟不要見怪。現在長話短說。本師尅日起行。臨行忽忽。不能細說衷腸。本師自從到此設廠授武以後。至今已有多時。但是本師真實的籍貫姓名。從未向各位賢契說過。現當臨別之時。不忍再遮瞞各位賢契們到底。故此說將出來。庶幾好使日後師弟們相見。有真實地址姓名可尋。不致尋訪不着。借此亦可使夏威知道。本師的姓名原籍。好從各路英雄的口。中。哨探得着信息。不致永遠不知本師爲何如人也。免得將來被本師打了報復之後。還不知本師姓甚名誰。竟以爲本師是偷他的冷不防呢。說到此。略沉吟了一會。才又向大衆

道。各位賢弟聽清。謹謹記着。本師姓巴名英才。乃是本省黑河人氏。家住黑河北門城內大街路西。八字墻門。門對面砌有影壁。照壁上有砌就的戩穀兩個大字的便是。本師就此告別。日後有緣再見。說罷。不禁黯然俯首。移步走出拷拷圈兒。進屋內去。向居停主人告辭。並挑起行裝。走出門外。居停主人同着各徒弟。一齊送到門外。教師回首向大眾道聲珍重。大眾亦齊聲說師傅前程萬里。一路福音。務望保重玉體。早日藝成雪恥。師弟們早得相見。並設宴爲師傅賀功。教師道聲謝各位。金言美意。卽邁開大步。飛速取路出城而去。……看官們。你道那教師真個名巴英才。黑河人氏麼。哈哈。不。此乃他用的掩耳盜鈴之計。和李代桃僵之策。借以遮掩他自己的羞恥。惑人家的視聽。並激引一位

關東奇俠出來。和夏定夷作對。借刀殺人。代他報仇。他好躲身在暗地裏。看他們雙方激鬥。原來他本人的真實姓名籍貫。乃是吉林省渾春縣人氏。姓鉄木名宗元。先世原都是武職官。傳到他父親時代。才因剿匪戰敗。畏罪潛逃。被議受撤職處分。如非皇上因體念他先代屢次征討有功。卽應受籍家拿辦處斬的罪名。他父親潛逃回家後。將家悄悄搬到高麗漢城地方去。改入了高麗籍。冒了韓國王族的姓。改姓爲李。卽在漢城地方。以傳授中國武藝爲號。招充當拳教師。很被他賣了回野人頭。收入不少學費。一兩年後。他打聽得皇上寬恩。並不追究。祇受撤職處分。心中大喜。遂又由漢城搬回中國原籍居住。到渾春後。仍復了鉄木原姓。那拳教師卽于是時誕生的。因此遂取單名復字。以示紀

念之意。鐵木復出世後。他父親因渾春地方是邊鄙小縣。遂搬家到吉林省城。運動親友。吹荐到黑龍江省城任武職官。因而全家遂移寓在黑垣。鐵木復十七歲時。他父親忽然染恙身亡。鐵木復因爲便利攷武的關係。所以于他父親在日。卽冒了本地的籍貫。得攷中了一名武生。他父親去世後。由他侍養母親。率全家人口。運柩回瑋春安葬。葬事畢後。適逢黑省會攷。他卽奉母命。又趕到黑省來應武攷。因卽賃屋居住在省城內。他滿望憑着他自己的能爲。得中虎榜。那知連攷兩場。俱被落選。他一氣不願再攷。亦不再回家。是時。他忽因貪愛賂資。他竟擅自作主。在黑垣娶親成家。喜事吉期擇定。他才崑人送信回瑋春稟母。他娘心中雖不悅。但亦只得默許。並如期趕到黑省。爲子完婚。但因此一



氣一忙。遂生了病。新婦又不很賢惠。往往挺撞姑嫜。因之他母親病遂不起。未久。卽作了亡人。鉄木復因丁母憂。擬令內人偕自己同扶母柩回吉安葬。他老婆堅執不允。怕到瑋春吃苦。不肯同去。他無奈只得獨自運柩回籍。事畢回到黑坦。那知其妻已病淹床第。見面之日。遂已與世長辭。鉄木復辦理喪事。檢點物件。因爲不符甚多。查問家下傭婦。才知其妻因在母家卽已有外遇。所以此番不肯同行。自他走後。其妻卽和戀人明來夜去。爲所欲爲。那漢子乃是個小白臉。慣在女人身上打算計。因此竟將其妻所有賠嫁的。現款首飾。貴重衣服。先後一齊騙捲一空。明借暗偷的。卽此絕跡不來。其妻因此憂急慚恨。得了心病。鉄木復到家。夫妻見面時。其妻病正沉重。所以見面後。當天卽飲恨謝世。其

妻死後。鉄木復因家醜不可外揚。只得明知故昧。照常治喪。盡七後。卽送了喪。將家下男女傭僕。一齊解散。木器等一齊變賣了。作本經商。不料連遭虧折。反因此欠了債務。無可如何。才追師他先人故智。立廠收徒教授武藝。經時稍久。聲名頗振。不料年月久遠後。他竟得意忘形。因此激怒了夏定夷。被打得狼狽而逃。他怕將數年英名。一旦斷送。所以才于臨行時。話說本人不是祖貫瑋春。現籍本地的鉄木復。乃是黑河人。巴英才。故弄玄虛。惑人觀聽。並借巴力報夏仇。亦卽借夏力修巴怨。畢竟巴英才爲何如人。請待下回續表。

### 評曰

曾愛國以不善恭維而致落選。因欲際會關東俠義而于役黑省。

寫其向平志願。雖只寥寥數語。然已將其心事活躍紙上。斯誠非俗筆所能望其項背也。

曾愛國締交夏定夷金時裕。不寫之于夏金初至黑垣時。而寫之于木回。所以用平筆寫之者。以其爲書中之賓。避攘主嫌也。然已足使讀者視爲突兀矣。又曾愛國抵黑垣後。訪晤當地之所謂技擊名家。大都虛有其表。讀之殊不禁生才難之嘆。

鉄木復之妻于未出閣前。卽已不貞。與前文夏定洋之妻亦于嫁前失貞。作正比。可謂先後輝映。無獨有偶。

書中寫伊穆爾妻淫奔。夏胡氏再醮。鉄木復妻養漢等事。寫法各不同。造因旣殊。結果亦都迴異。倘以鉄木復妻與夏胡氏暨伊

穆爾妻較。則尙覺此賢于彼也。若以與伊阿氏暨前文被強奸致死之烈婦較。則之數婦者。固皆該二氏之罪人。而末俗之殷鑒也。噫。

讀前文夏定夷懸伊首于土地祠棋杆斗內。驟讀之幾以爲閑文。而不知已伏有本回一段文字在內也。讀書至此。頗具諫果回甘之妙。

鐵木復冒名巴英才。用以毒攻毒之計。其人格卑鄙。心術機詐。于此可見一斑。不待觀後文。已足料知其無好結果矣。

上海南星書店最近出版新書之一

趙振亭  
傑作  
徐伯平  
評點  
林隱民  
題序  
王鈍根  
題籤

長篇武俠名著

# 蠻荒劍俠

有根據有來歷的長篇武俠大說部  
事實駭怪驚奇——情節結構精警

趙振亭先生

以十分的精神描寫大俠客十分的本領！  
以十分的文筆形容淫和尚十分的罪惡！  
以十分的心思紀述惡強盜十分的兇殘！  
以十分的胆量發表賊官吏十分的劣蹟！

火燒玉佛寺——淫和尚遭殃

再探伊家營——小孟嘗施威

三打龍洞山——薛神鑣逞能

四剿九龍山——眾英雄聚會

情節一步緊一步，趣味一層深一層——

全部四十大回，洋洋四十萬言，

大有一看再看百看不厭之價值！

**(特價)** 全書洋裝四大厚冊價洋三元六角特價  
祇收大洋一元八角外埠函購寄費加一

## 第二十五回

小子無知驕矜遭挫辱 志士有意課徒育英才

話說鉄木復在黑龍江省城臨行對衆弟子演說。詐稱本人並非眞名鉄木復。實係黑河巴英才。他所以使此詐語。欺瞞門人的。乃係他使用的一條以毒攻毒惡計。皆因他在黑省享名已久。不料忽被夏定夷打敗。多年英名。喪于一旦。心中實深抱慚恨。所以才冒了黑河巴英才的名。代他承受此番當街被敗的羞辱晦氣。好照舊保守他以往倖得的微名。一面想借此一挑撥。激怒了那位眞巴英才。挺身出來。和夏定夷拚個你死我活。無論他倆誰死誰傷。暗中都可說是給他代報了仇怨。因爲夏定夷和他是新仇。巴英才却和他是舊怨。所以他才張冠李戴。

用此一箭雙鷗之計。以爲這麼一來。既遮掩了本人被辱的羞恥。又可使兩個冤家火併。以爲此乃一舉兩得。雙全其美。不料他後來所得的結果。却竟適得其反。卒至因此喪失了性命。原因鉄木復的馬步拳棒功夫。乃是秉承他父親的傳授。他父親的本領。原亦不過如此。所以才致有剿匪戰敗。棄職潛逃的事。他父親的本領。既平常。當然他的武藝最多。亦只能稱做庸中佼佼。所以不遇名家。則已。一遇名家。即便敗北。乃係意中之事。往年他在黑垣應武攷的時候。因常聽得他父親談論學武的人。背黃布包袱。出門訪友的故事。心中怦然而動。遂着豪興。居然亦擬背黃包袱。出外方去漏一回臉。稟明父親。他父親深恐他年幼無知。得罪了人。或竟因此被人打傷致命。阻止他出去。鉄木復其時一

團豪興正在目空一切。以爲人皆不如我。那肯聽他父親的話。便不  
去呢。遂堅執着要出去閱歷閱歷。他父親素來溺愛他慣了的。此時見  
他堅執要去。無奈只得允許。祇千叮萬囑的命他仔細留神。不可鹵莽。  
並令他休往各省去。就只在本省各屬地方。訪會訪會名人。叨學叨學  
武藝。即便趕緊回來。輕易切勿躁急和人較手。免得吃虧。他父親的意  
思。是因他自己正任着本省的武職。兒子出門往各屬地方去。一經通  
名報姓。說出履歷。對方多少總必有些投鼠忌器。絕不會使兒子吃虧。  
如往各省地方去。人家未必肯再買這筆賬。恐怕兒子享名不成。反吃  
了大虧。所以叮囑他休往各省去。鉄木復口中漫應着。心內却以爲且  
待到後面再說。于是收拾衣服。多帶盤川。打好黃布包服。別過父母。卽



日離省動身。先往近省的各城鎮去。一路訪會當地名手。那些人因他年少盛氣。知道他是省城現任武官的少爺。有心讓他幾分。一則給他點面子。免生事端。二則借此增高他的驕矜傲氣。將來受別人的明傷暗算。故此鐵木復一路行去。到處都佔上風。從未受過蹉跌。他不由趾高氣揚。以爲自己的本領。確非他人可及。于是自近而遠。沿途多有耽擱。那日到達黑河。訪聞得本地有位少年拳師。名喚巴英才。是位婦孺都知的武術名家。鐵木復住店後。尋思如果打敗了巴英才。自己便可立地成名。遂卽更換衣服。很高興的尋往巴英才的家中。恰值巴英才在家教授各門弟子的武技。聽說有人來訪。遂出外延見。登時兩方通知姓名。鐵木復卽申述來意。巴英才見來人言談形態。自恃其能。頗露

瞧人不起的氣概。心中早已生氣。見他定要和自己校手。遂亦略不謙遜。即將他讓到後面院內空地上去。立下門戶。讓他打來。鐵木復毫不客氣。祇說聲遵命。有佔。卽掄拳向巴英才打去。被巴英才伸手將來拳接住。喝一聲沒用的小子。也敢到此以盛氣凌人。給俺滾你媽的蛋吧。喝罷將手向外一送一放。鐵木復已應聲踉蹌跌出一丈以外。跌成五岳朝天。不禁羞慚滿面。爬起身來。抱頭鼠竄而去。巴英才師徒看見。一齊拍掌喝采。哈哈大笑。跟在他背後。直笑送他到門外。鐵木復跑回客店。越想越慚媿。越思越難受。決計趕緊動身。此時他已自知本領不興。那還敢再背黃包袱呢。遂命小二趕緊到布鋪裏買了兩幅青布。請縫窮的縫好一個新包袱。包在黃包袱外面。當日弄好時候已晚。只得過了

一宿。次日清晨起來。洗漱早點畢後。卽命店家結賬。匆匆動身。不敢再往別地去討沒趣。卽從來時原路。逕行回轉省城。到家後。深恐被人笑話。絕未向人提說。亦未稟知父親。祇暗自留神。加緊用功。向父親請益。並不時暗中向別人叨學。他父親見兒子由外面歸來後。陡比從前低首下心了許多。心中暗喜。以爲兒子出外增長了閱歷。懂得了世情。却不知他兒子是殺羽歸來。才會比前客氣謙虛。後來他父母相繼去世。老婆又做出那件丟臉的事。他心中本很懊喪。原擬就離去黑省。回轉原籍去的。只因在黑省日久。享福慣了。怕回渾春老家後。日常的生活上。不能如目下在黑省的舒服。所以才遲遲吾行。後爲謀生活的費用。遂在黑省寓所裏設廠授徒。常言窮念書。富學武。况又省會地方。所以

來從他受業的那些門人。大半都是富貴人家的子弟。鉄木復借此享受門人的供奉。生活上遂不虞窘苦。日期一久。便又故態復萌。得意忘形起來。他因爲教授徒弟。原抱的金錢主義。所以來者不拒。多多益善。遂至門人的品類。日益龐雜。名譽亦因之日損。不料陡然會被夏定夷當街大殺風景。受了羞辱。無顏再在此恃教武謀生。只得離此他適。因被夏定夷折辱的事。遂回憶到往年被巴英才所躓踐的事。故此才于臨行時。向各門弟子說出那遮羞的話來。鉄木復走後。各門人趁機聚議。此後的學武辦法。遂有人提議。說師傅已走。我們大衆的學業未成。不如索興去拜那軍犯夏威的門。求他教我們的武。不知各位師兄。以爲如何。此人的言詞說出後。便有許多氣盛的代表反對。說這樣未免

太把自己看得不值價咧。但就中亦有那真心學武的人。却對此議極端贊成。于是決定大家各行其是。贊成的人。遂相約着。一同前往夏定夷的寓內。拜見夏定夷。訴述悔過。求他包荒。並陳述來意。懇求他收列門牆。傳習武藝。夏定夷見衆人來意慇懃。又因自己被曾愛國堅留在此。無事可做。借此消遣光陰。却亦未爲不可。更想到三家村上的使命。自己濫竽其間。尙未出過力。倘能借此物色着幾個能爲國効力的少年英雄。豈不很好。古人以得英才而教育之爲樂。我又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呢。因此夏定夷卽先對衆人說了幾句誥誡勸勉的話。又謙遜了一會。謝衆人的來意。表示本人武藝平常。何能爲人師傅。媿不敢當之意。衆人見他謙拒。越發推崇備至。遂格外誠懇請求。夏定夷見大衆

要求拜列門牆的心極其迫切。情真語摯。遂說承各位錯愛。定要夏某教授武術。夏某如果堅拒。反恐因此被人家說夏某器量狹窄。不過有一層。各位既要從我學武。須得遵守我的規矩。倘各位不能遵守我的規約。還請免此一舉的好。衆人齊稱都願遵守。倘有違犯。情願受責。夏定夷道。既各位都願遵守。夏某便答應各位。指點各位的拳棒。又有何妨呢。衆人見他肯答應。一齊大喜。當即約定明兒早起來拜師傅。送贄敬禮。和師傅錢。即請師傅將寓所的院子內。空曠平原。作爲校場。夏定夷略一點數人數。怕寓所院落內地方狹小。同居的鄰舍人家。晒晾衣服物件等事不便。更恐天陰下雨。屋內無地方可資迴旋。遂對衆人道。此處地方狹小。陰晴天都不便利。須得另尋房屋才好。衆人聞言。各將

屋內端詳了一會。果然展布不開。遂互相商量道。現在鉄木師傅已走。他所居的房屋。正自空着。不如乘此就去湊現成。大家各担任些須金錢。合力將該屋租下來。豈不很好。免得另砌爐灶。況且那屋內的一切動用物件。本係鉄木師傅向房東租用的。咱們去續租。乃是件順事。料想不會不答應。商量妥洽。遂對夏定夷說知。相約告別而去。又同到鉄木復的原寓處。向房東商量。房東正恐房屋久空。須受損失。當卽一口應允。於是衆人湊集了款子。照付過房租。及押租等各項費用。寫好租屋契約。約定明日進宅。別過房東。同去回稟過夏師傅。這才各自散歸。第二天。大家一早就在預先約定的地方會了齊。分一半到夏定夷的寓所內來。給師傅搬家。一半到新宅內去。打掃收拾。俗言人多好做事。

不消兩個時辰。已糞除清潔。搬遷完畢。收拾齊整。大家遂點起香燭。請夏定夷上坐。各行過大禮。呈獻過贄敬禮。和送搬家的禮。又封呈了束脩。夏定夷一一照收畢。卽對衆宣佈規約。令大衆宣誓遵守。違犯者輕則責斥。重則革退。各門人宣誓後。夏定夷卽令各人逐一演習已學過的武藝。給自己過目。逐一試畢。才知各弟子所學的都是些花拳綉腿。絕少一點實際。遂對衆宣示。並由自己演習一路拳式給各人看。指正各人的錯誤。並將各人分爲幾班。每班同習一種拳。循序漸進。各弟子心悅誠服。格外欽佩敬仰。從此精心學習。勤練武功。同時夏定夷仔細留神各弟子的品行人格。擇選其中有種族觀念。國家思想。俠義心腸。英雄肝胆的。便特別加以陶冶。預備將來守他們于學業完成後。介紹



他們加入小三姓機關。好分往各地去秘密進行。收臂指之効。夏定夷因有這般存心。所以對於各門人的拳棒刀馬等武藝。教授十分認真。故此爲時未久。卽有許多志願學習武藝的人。聞風從遠地趕來投師。所以十分興盛。同時那夏定夷曾打敗黑河拳師巴英才的話頭。亦愈傳愈遠。這消息漸漸傳至黑河。便有好事的人去面詢巴英才。巴英才初時並不介意。祇不過對於這種謠傳。一笑置之。加以否認罷了。後來問他的人多了。他才對此空穴來風的無因西廂。認爲詫異。便查問他的門下。可曾聽得這種風傳。知否是怎麼回事。他門下弟子甚多。見問卽說聽是聽得。閑人說過。祇是不大詳細。又因怕師傅着惱。所以不敢向師傅請問。究竟真相如何。弟子們亦不大明白。但只聽得人說。有個

從廣東充軍到省城的軍犯夏威。乃是往年兩廣著名的俠盜夏定夷化身住在省城內。曾在大街上和師父校過手。將師傅打跌。據那傳言的說。師傅在省城曾設廠授徒。因爲被夏定夷打倒。無顏再在省城立足。才悄然遠引的。那人說得竟像千真萬確。實有其事的一般。據他說。乃是從一位由省城到此地來有事的人口中聽得的。所以有些疑心。才來向弟子們打聽。師傅前些時曾否往省城去過。在省城曾否也立過廠。收過徒弟。弟子們聽了。立即否認其事。並說家師並未進省去過。更無在省立廠收徒的事。那人見弟子們否認。遂以別話岔開。不再往下說。巴英才見門人都這般說。和自己所聽得的都大同小異。不由因疑生恨。料想如非有人造謠中傷。定必有人冒名招搖。因此認爲必須

親自晉進省城去根究其事。不能明瞭真相。又恐獨自前往。本地的浮言。仍不能止息。遂去邀請了本地的兩位鏢師。偕同本人進省。抵省住店以後。更換衣服。卽由兩位鏢師去拜會寓在省城的相識。順便向他們打聽此事經過的實在情形。回店告知巴英才。說那日被夏威當街折辱的教師。起初本名鉄木復。後來臨走時。招集門人話別。他才宣布本人的眞名。說他乃是黑河巴英才。並不叫做鉄木復。究竟那個被打的教師。是巴是鉄。至今還不能明白呢。巴英才聽得鉄木復三字。忽然想起前事。忍不住罵聲無恥的賊。遂將往年鉄木復背黃包袱訪友。被本人打跌的事。告訴兩位鏢師。並說俺自從這小子被打跌走後。深恐他回去苦練武功。再來尋俺打報復。所以俺至今還記得。不然。事過境。

遷。俺早已忘却哪。這小子如此無賴，真乃太不知羞。不過外面人家既都說俺被夏某打敗，鬧得一天星斗。現在俺既已到此，如不去訪會姓夏的，和他見個高下，豈不被人家在背後說笑，認謠傳爲事實麼？現在請二位作證，明兒同俺前往，見見那個姓夏的，免得他自己亦以爲當日所打敗的教師，卽是巴某。兩位鏢師道：巴爺此言有理，俺們明兒陪同巴爺一齊去拆他的廠子，借此更正了外間的謠言。巴英才大喜稱謝。當晚安息無話。次日早點用罷，巴英才邀同二位，尋問到夏定夷的寓所，門前適值夏定夷正立在門首，和一個菜園子談心，未知兩人見面後如何結果，請待下回再寫。

### 評曰

鉄木復年少無知。僥倖成名。受挫以後。不能尅苦勤學。已屬非是。又復以無賴手段。欺其弟子。希冀兩雄相爭。以快其意。誠小人之尤也。巴英才詈之爲無恥賊。不爲過甚。

巴英才因聞謠晉省。不帶門人。而邀兩鏢師與偕。抵省後。又獨由兩鏢師出外訪會相識。俱爲其精細處。而其初聞人問。僅否認其事。以一笑置之。尤足見其量大。與不欲多事。善讀小說。于此當已能知其武藝精嫻。出人頭地矣。何則。蓋天下惟有真本領者。始能忍人所不能忍也。苟悻悻然如小丈夫者。則其人縱有能。亦僅耳。鉄木復因欲保其倖成之名。故借已辱以損人之名。巴英才亦因恐其名被損。故欲一會夏威。噫嘻。名爲身累。誠然哉。

鉄木復之父。堅囑其子勿越省境。狀其心事。雖只寥寥數語。然已燭照無餘。讀之令人知父母愛子之心。無微不至。有油然而生其孝思之感。誠有功世道人心之筆。固不僅爲寫小人心事。如見肺肝爲能而已也。

上海南星書店最近出版新書之一

長篇武俠寫實警世小說

# 綠林豪俠傳

李士林評點

趙振亭傑作

把關東三省鬪匪馬賊的歷史軼事

在本書中作一詳細的報告，

此次中俄交涉捍衛國防

綠林豪俠不乏其人

且內中……

有許多仗義鋤奸痛快淋漓

的事實

有許多兒女英雄風流倜儻

的軼聞

豪邁蓋世 香豔絕倫

欲知當代關外最近之社會情

况者不可不看

本書作者趙振亭先生。故詳知關東三省鬪匪馬賊之出沒所在。內中亦不乏愛國男兒。身其間。共歷史軼事。儘足資人談助。用特本其平日目見耳聞之事跡。編成是書。全部四十大門。情節緊張。趣味深長。確是描寫當代武俠說部之第一奇書。

## (特價)

凡購本書一部加贈事實寫真圖四十幅全書洋裝四厚冊價洋三元六角特價祇收一元八角外埠函購寄費加一

## 第二十六回

客來不速驀地會勝友 名以倖成倏然逢好漢

話說巴英才邀請兩位鏢師作證。同往訪會夏定夷。到得夏定夷的寓所門前時。適值夏定夷手執旱煙管。立在門首。和一個肩挑菜担的菜園子說話。關照那菜園子。隨後每天來挑糞。冬天送若干担菜來作交換。正討論菜的担數。尙未決定。一見有客來訪。卽命那菜園子明兒再來。那菜園子挑着菜担兒。叫賣着走了。巴英才遂向前拱手。請問大爺。夏師傅可在裏面麼。夏定夷忙欠身還揖。口稱不敢。在下正是夏威。尊駕枉顧敝寓。不知有何見教。請到裏面待茶。叙談何如。邊說邊將來人打量。同時巴英才因他應稱正是夏某。亦不禁很注意的向他觀看。湊



巧兩下的目光。恰好正對面射着。各都覺對方有一種光亮。不禁暗喫一驚。巴英才邊。驚邊應很好。正欲登堂請教。當由夏定夷將三位讓進裏面客廳。上坐下。請教三位的尊姓台甫。巴英才先將兩位鏢師引見道。這位馬逢春。這位柳公達。都是敝友。乃係敝地黑河良友鏢局裏的鏢師傅。在下的賤名。就是目今各地風傳。差不多家喻戶曉。人人皆知的那個被夏威當街折辱的黑河教師巴英才。在下今兒特爲此事。邀請了馬柳兩位敝友。同來拜見夏爺的。卽係爲了此事。一則瞻仰瞻仰夏爺的金面。增長些見識。二則想在夏爺面前。請求指教些武藝。順便好使夏爺知道那天所教訓的人。並非真正巴英才。實係祖貫吉林琿春。因寄寓齊齊哈爾日久。而混稱爲本地人的鉄木復。免得夏爺老被

朦混在鼓裏。夏定夷見他說是巴英才。不由猛吃一驚。遂卽重又向三人奉揖。行過相見之禮。口稱久仰三位的大名。今日始得相見。實乃三生有幸。說罷。卽又向巴英才道。巴爺請休着惱。閑人言語。巴爺請不必見信。我和巴爺對面不相識。怎麼會有校過手。和已分過高下的事呢。巴爺所言。未免太言重了。夏某實不敢當。當日之事。鉄木復冒尊駕大名。給他自己遮羞。或許他和巴爺另有什麼怨恨。特意如此說法。意欲借此挑撥你我的惡感。亦未可知。這乃是他的詭計。在下早已料知。祇恨無緣得和巴爺會見。無從解釋。誤會罷了。幸得巴爺今日肯屈尊光臨。真乃再好沒有。邊說邊喚門人獻茶。又親自敬奉三位吸水煙。一面自己吸着旱煙奉陪。巴英才因見夏定夷的雙目炯炯有光。年已半百。

腰腿却極健。精神極好。已忖知他是位有真實本領的名家。決非徒有虛名的漢子。因卽笑道。夏爺太謙虛了。委實在下此來。是專誠向前輩請益的。並不僅爲更正外間的浮言。才來拜見前輩。更有一層。夏爺旣已料知巴某是被鉄木復所冒名。何以並未向人聲明。以息謠言呢。夏定夷笑道。巴爺責備得是。夏某應向巴爺當面道歉。請求原諒的。不過夏某的愚意。並非不欲對人更正。存心掠美。實欲借此拋磚引玉。以求得能會見尊顏。彼此好結個朋友。現在承蒙下顧。巴爺的誤會。已當面解除。外間的謠言。當可不攻自破。將來夏某如能遇着那無恥冒名的鉄木復。定必加以嚴懲。絕不輕輕放過。巴英才笑道。道歉責備兩語。在下豈敢。不過在下此來。實係欲乘便向前輩請求指教。好的外間旣已

說在下是夏爺手中的敗將。在下自知本領平常。便當真應了敗將二字。亦已不足爲奇。還請前輩不吝指教爲幸。夏定夷見他句句緊逼。心中亦生了氣。祇不過因自己生平闖蕩江湖。從未受過挫折。此番萬一敗在他的手內。豈不應了三十歲老娘。倒繃孩兒的口談。所以不得不取慎重態度。因此強自耐着。仍舊遜謝無能。謙稱不敢。巴英才見他不肯校手。心中亦欲就此收科。不料那和他同來馬柳兩位鏢師。因從綠林及鏢行中人的口裏。聞知夏威就是兩廣著名俠盜夏定夷的化名。所以此來很想見他的真實本領如何。比巴英才是否高明。當見夏定夷語詞遜謝。以爲他當真心懷恐懼。不敢和巴英才比試。又見巴英才有乘此收篷之意。遂驕言道。夏師傅。何必言詞過謙呢。咱們巴師傅此

來。乃是專誠向你老請教的。正所謂既已身入寶山。竟致空手回去之理。還求夏師傅慨然應諾。和咱們巴師傅校量回高低。使咱們倆增長些見識也好。說罷。馬逢春又悄悄對巴英才道。現在在外面人家傳言。都說你會被夏某打敗。你今日到此。又不曾和他分過高下。人家知道的。說是夏某退避。不敢和你比。不知道的。豈不又要說是你只登門更正謠言。並不敢當真和他校手。老哥此來。豈不成爲蛇足麼。巴英才被這一激。不由陡變收篷轉舵之心。遂又向夏定夷啓齒。堅請賜教。恰好夏定夷的門人。在後面知道消息。紛紛來到屏風背後。張望探聽。見此情形。亦欲師傅將來人打倒。顯顯威風。故此推派了兩名師兄。假作敬主客煙茶的模式。來到師傅面前。悄悄請師傅將來人打倒。給自己師兄

弟們爭光。夏定夷被徒弟們一慫。又見巴英才定要校手。遂亦不再客氣。即將三人讓請到後面校場上去。並不盤辮子。脫長衣。很安閑鎮定的立在下首。亦不做姿勢。立門戶。卽口稱巴爺請指教罷。巴英才見他這般自在安閑的神態。料知他的本領不小。不由心中着驚。暗悔不該定要比試。但已勢成騎虎。不得不硬硬頭皮。當因他不曾脫衣盤辮。只得依樣葫蘆。遂掖起下裳。說了聲有佔。便張臂伸拳。向夏定夷打去。夏定夷見來勢甚猛。忙側身讓過。且不還手。祇脚下使着溜步。在巴英才的四面團團跑來跑去。忽東忽西。或左或右。意欲借此試探他的目光定力。測驗他究竟有多大能爲。巴英才見夏定夷使用溜步。知道他是做的內家功。練的太極。遂卽抖擻精神。使出平生所學的本領。和

夏定夷對抗馬柳兩鏢師。及夏定夷的門人。遠遠的立着。滿望他的拳來脚往的廝打一番。却不料二人在場上祇管跑來跑去。團團亂轉。好似兩個圓圈兒。分做兩層環繞着。看得頭昏眼花。仍只見兩人始終未曾激鬥。不由齊聲喝采。卽于這喝采聲中。猛見夏定夷縱身一躍。躍出圈子外來。高喝一聲且住。巴英才依言住手。詢問有何話說。夏定夷笑道。你我練的太極。大致不相上下。總算得是自家人了。何苦還要較量呢。就請到前面去稍坐。休息暢談罷。衆弟子和馬柳二位。此時冷眼傍觀。只見夏定夷面不改色。口不氣喘。仍與前時無異。巴英才却已面紅耳熱。略有喘氣。已暗中明白。巴英才的本領。不及夏定夷。這乃是夏定夷不欲結怨。所以才戛然而止。這意思不僅大衆明白。卽巴英才自己。

亦十分清醒。知道夏定夷的意思。是不欲過爲已甚。故此心中極其感激。當時依言停止。口稱遵命。卽同着柳馬兩人。在前先行。夏定夷在後陪着。同到前面客廳上去坐下。閑談了一會。巴英才遂和馬柳二人起身告別。夏定夷問明三位的下處。親送三人出外。方才回身入內。衆門人齊說師傅因何不將巴英才打倒。却只和他跑了一會。豈非太便宜了他。夏定夷笑道。他和我素無愁怨。彼此同做着教師。我如任性將他打倒。豈不教他難堪。回去何能再爲人師。因此必定和我結怨。我與其遭怨。顯得量小。何如示意於他。使他感激呢。衆弟子聽罷。一齊拜服。師傅的量。大。午飯過後。夏定夷換了衣服。親自前往巴英才的下處裏。回拜三位。不料店家回答。二位適從外面回店。卽刻給賬動身。留言說如



有姓夏的廣東人到來。務必代言稱謝。日後如有機會。定再登門拜見。此刻因爲行色匆匆。不及當面謝別。十分抱歉。請勿見怪。你老可就是姓夏的麼。夏定夷聽說三人已走。失之交臂。不由大失所望。見問遂點了點頭。應稱正是姓夏。即便轉身走回寓內。將要到門首。遠遠已見本寓門外。拴繫着兩匹高頭駿馬。歇着兩付盒担。有兩個家丁模樣的人。和一個苦力形狀的人。立在門外石堦上。心中奇詫。不知兩匹馬上騎來的是何等人物。來者是何用意。心中一詫異。足下陡然快捷了許多。轉眼已到了門前。早有門人看見。上前口稱師傅。推說你老有事外出。請他明日再來。怎奈來人不肯就走。定要守到你老回來。見面過後。他倆才肯回去。弟子們無奈。只得將他倆讓請到裏面去坐地。一面請

師兄們在廳上招待着兩人。一面由弟子走到門首來張望。迎接你老人家回來報告。又接着那兩個家丁和一個苦力。回稟師傅道。這三位都是跟隨那來拜訪的人。一齊來的。夏定夷聽罷。遂命那門人先進內通報。然後緩步入內。剛走到天井裏。已見有兩位氣概豪華的少年和自己的幾個門人。從客廳上走下台階來迎接。當由一個徒弟指着夏定夷對兩位少年道。這位老人家就是家師。兩位少年聞言。卽向夏定夷口尊師傅。弟子們拜見來遲。務請師父恕罪。邊說邊已雙膝點地。跪在天井裏大方青石上。叩下頭去。夏定夷不由一驚。忙問二位有何賜教。請到廳上去坐地。邊問邊回了二位半禮。伸手扯起二位。雙手各挽了一人。一同走進客廳。讓二位上首請坐。二人那裏敢放肆呢。謙遜了

一會才在夏定夷坐的下首椅上。側身各坐了半個屁股。夏定夷見二人執禮甚恭。遂又詢二位姓名及來意何如。二人見問。卽由一人欠身回答。說弟子倆是姑表兄弟。俺名科布多。他名耶律勝。都是內蒙古東四盟地方人氏。因自幼好學拳棒。苦于未遇名師。所以練習到今。迄未能有一技之能。因聞知師傅的盛名。曾經打敗過黑河的名教師巴英才。所以弟子倆商量之下。決定離家遠行。到此求見。拜求師傅收爲弟子。傳授武藝。弟子倆深感大德。沒齒不忘。說罷。二人卽又同立起身來。在客廳正中朝上跪下。口尊師傅請上。弟子倆見禮了。邊說邊已恭恭敬敬的朝上叩了四個頭。立起身來。又向各位立在傍邊的弟子們。喝聲奉揖道。各位師兄。小弟等初到此地。附隨驢尾。隨後望各位師兄不

者教誨。隨時指示。小弟等感激之至。各弟子亦還揖答謝。二人和師兄們奉揖後。卽由耶律勝匆匆走出外面去。引那苦力挑了盒担。逕走進客廳上來。歇在當中。早由科布多探懷取出兩封大紅全帖。和兩張禮單。雙手呈獻給夏定夷。口稱請師父過目。照單全收。夏定夷見兩人來意誠懇。又是從遠地到此。如堅拒不收。未免冷了少年人向學的心。因卽略不客氣。將禮單拜帖等略微過了過目。遂吩咐門人將盒担內禮物一齊收了。開銷過使力。打發那苦力走了。遂對科布多耶律勝道。你兩人既從大遠的地方到此。我不能過拒。灰你們倆的上進之心。但有一層。本師的戒約規章素嚴。你兩人如果自信能吃得苦。耐得勞。能勤習苦練。永遠遵守我的規矩。我才敢傳授。如你們不能遵守。還以早說。

爲妙。免得空耗日月。徒然化費金錢。二人齊說。弟子倆情願遵守師父的規約。永不違犯。夏定夷見說。卽命一個門人。將規約取出來。給二人看過。命二人牢記謹守。並朝上叩頭。對神宣誓。二人一齊答應。卽又朝上跪下。叩頭宣過誓。立起身來。又由耶律勝從懷中取出四個紅紙封兒。兩封是二人的拜師贄敬禮。另二封是兩人的學費。夏定夷亦照收了。耶律勝出去。命那跟來的兩名家丁。各乘你來的馬匹。一同尅日回去。說罷。卽由身邊摸出兩錠銀子。交給兩人作盤川費用。兩人齊應曉得。接過銀子。卽解下馬匹。從馬背上解下兩個包袱。遞給耶律勝。這才同時騎上馬背。口稱公子爺保重。日後在會館內再見。請安罷。說罷。揚鞭向馬屁股上一擊。雙腿一夾。那馬便騰躍四足。向前行去。耶律勝提

着兩個包袱。守看不見兩匹馬和馬背上的兩個人的後影兒時。方才回身進裏面去。將一個包袱。交給科布多。夏定夷見了。便問兩人是幾時到此。未曾落過店。卽一逕到此地來的麼。科布多道。不。弟子們是昨日到此地的。原已落過店。那些送的禮物。都是今天上午。在本地買辦的。挑盒担的人。亦係命店家去代僱的勞力。只因弟子倆急擬叩見師傅。不論師傅肯不肯收列門牆。片言決定。准在見過師傅的面後。卽行動身。故此卽先將店賬結清。後才同到此地來的。夏定夷聽罷。卽起身親引二人到一傍預備給遠處來求學武藝的臥房內去看。命他倆自己收拾好兩張床。從此二人便在夏定夷面前學習拳棒。二人都很勤習。尤其是耶律勝來得格外認真。因此經時未及三年。耶律勝的本領。

已遠出同門的各師兄弟以上。遂和科布多相約着一同回去。兩人回家後。仗着武藝。馳騁各盟族。頗惹了些事。但因人家畏懼他們倆的弓馬拳棒等本領超衆。所以都不敢奈何他們倆。尤其是怕科布多家中的勢力。所以格外敢怒不敢言。耶律勝在前原已學武有了些根底。又經從夏定夷。受過了指點。所以進步極速。回家後和人拳鬥。無次不勝。又在各部落村堡的地方。參加每年每季各地的各種決賽。無次不獲着錦標。因此人才給他起了個綽號。叫做漠北大王。耶律勝得名以後。越發高興。遂亦學習時髦。背起了黃布包袱。別了科布多及各親友。前往各地去訪友。均未遇過敵手。因此。漠北大王的名望。遂越發遠震了。不料在後貝加爾地方。竟惹下了一場大禍。究竟因何惹禍。請待下回

分解。

評曰

夏定夷能不爲己甚。適可而止。能人所難。斯爲可貴。

巴英才回下處後。立即動身。蓋不僅暗寫其媿赧。實已爲下文作張本矣。

科布多耶律勝自初集出現後。讀者望之久矣。至本回方始出現。不知者以爲本書多寫夏定夷事。有喧賓奪主之嫌。而不知夏爲二人之師。寫其師。正是寫二人。蓋先寫二人之學有所乘。後乃明二人之所以招禍之由。而爲本書一大關合也。

前文謂耶律勝曾闖過江湖。熟曉江湖各事。是虛寫。本回始實寫。



其背黃包袱出門。卽陰伏其惹禍。以與前文遙應。筆力跳脫可喜。本回書曰名以倖成。蓋卽所以示耶律勝得號漠北大王之名爲非其佳朕。與上文鉄木復較。實可謂僅百與五十步之別。宜其一逢好漢。卽爾敗北也。

## 第二十七回

奏凱歌數番奪錦標 受恥辱初次被敗北

話說耶律勝從黑垣回家後。馳騁各地。到處逞能。仗着已經學成的武術。居然能在內蒙各盟旗部落誇耀。滿蒙人民原係游牧民族。風俗極其强悍。往往因游牧相遇。忽起爭端。廝殺血戰。故人民差不多自幼兒。即習弓馬。嫻武事。各部落的酋長。爲防備被鄰近別的部落所吞併起見。所以無不竭力提倡該部落民衆的尙武精神。定例每年分做若干時期。每一時期舉行武術競賽一次。凡能于競賽時。得攷列第一二三名的人。該部落的全體民衆。必都向該攷中第一二三名的人。行最敬禮。並設宴公賀。表示欽仰敬慕。該部落的酋長。並預先備有各種獎品。

作比賽得列第一二三名的人的錦標。又定例每隔若干競賽時期後。另再舉行大校閱一次。大校閱的典禮。在滿蒙各盟旗部落。自首領以至人民。俱極視爲異常隆重。其方式頗與中國本部的會攷武狀元情形大略相似。全體人民。只要凡已年齡及格的。都必須參加。除去本部落的全體人民與賽以外。並得邀請鄰近各部落的首領。派遣各該部落歷次競賽獲得錦標的好漢。亦如期到來先參觀。後和本部落此次大校閱所攷選出的前三名好漢。作友誼的比武。各部落的首領。亦都備有獎品。于大校閱時。派使齎送到來。賞賜那被挑選在前三名的英雄。以示普遍的提倡武術。因爲各部落都有這種定例。所以各部落的民衆。凡是已習武術。擅騎射的。無不爲爭奪錦標。克享盛名的虛榮心。

所役使。希圖臨期預賽時。得獲首領的獎賞。和受民衆的敬賀。耶律勝自幼兒卽秉承着家學。仗着天生的膂力過人。資質聰慧。因欲爭得歷次的錦標。得以出人頭地。所以極肯勤習苦練。每到競賽時期。竟無次不名列前茅。從未將姓名落後。被摺棄在三名以外。他既每次在內蒙古東四盟正黃旗本部落名列榜首。奪得錦標。又于本旗各部落的選手總決賽大校閱的時候。連奪過兩次錦標。他心中自思。現在雖已僥倖成名。只恐將來難保永久。所以並不敢以此自滿。却反而因此格外苦練。又恐僅賴着家傳的本領。將來難保必勝。所以才去訪會他表兄科布多。約科布多一同出門去尋訪名師。學習武藝。科布多的生性。却和耶律勝不同。倚恃着家資。和世襲的前程。已很志得意滿。原無十分

更求上進的決心。祇不過因自己的本領。遠不如人。徒有世襲的武職。功名亦恐被人瞧不起。故此亦頗擬出門去訪求名師。學習些武藝。雖不想回來怎樣出人頭地。但望得能爲庸中佼佼。卽于願已足。他平日雖有此心。却因怕出門吃苦。和懶惰慣了的原故。所以從未對人說過。怕說出本心。老不出門。被人嗤笑。他既未對人言。遂因循蹉跎着。逐漸延宕下來。這時被耶律勝很興奮的來邀約他偕同出門尋師學武。正合着本願。心忖得着表弟同行。客地當可不致寂寞。且因表弟已成了名的人。尙不敢自滿。來約自己出門。同去尋師。其志向是何等的高尙。偷如自己回說不去。豈不被表弟譏笑。說自己太不長進。別人得知。更將說自己如同一文不值咧。因有這兩種原故。所以當時只略一沉吟。

卽滿口應諾。擇定明日動身。耶律勝見表兄亦很高興的情願結伴同行。不由心中大喜。遂卽告別回家。收拾馬匹行囊。盤川武器。攜帶一名健壯精細的家奴。于次日清晨。別過家中長輩平輩等衆。主僕倆卽逕往科布多家中。和科布多廝見。科布多亦于隔夜將行囊盤川武器等項收拾齊備。亦和耶律勝一般。帶一名健僕。備一匹良駒。大早起身。先已叩別過家中長輩。告別過平輩。在家專候耶律勝主僕來到。卽便登程。故此兩下相見後。並未耽延。祇耶律勝向科家諸長輩告過別。遂偕同表兄出門上馬。並駕齊驅。兩家的奴僕。各跨刀追隨在主人馬後。一同向前趲程。二人此番出外。原無定向。故此暫以齊齊哈爾省城爲虛懸的目的地。一路策馬前行。逢堡卡寨集村鎮。都停驂休息。借便打聽。

訪問各該地有無武術名家。沿途雖曾訪得當地的所謂名手。但百聞不如一見。一經二人登門奉謁。由耶律勝發言。要求那小試其技。後便已顯露弱點。不足爲師。遂亦不向那人道明本意。即便告別起行。如此經過了好幾處城市村鎮。二人在路上連日都訪聞得黑河地方。有位著名的拳師。名喚巴英才。乃是本省惟一的拳術名家。于是二人中途改道。轉向黑河進發。行未多日。又已經過數處地方。却又忽聽人傳說。巴英才曾在省城設廠授徒。被夏威當街打跌。羞媿離省。不知去向。現在夏某正于省城巴英才原先授徒的地方。繼巴英才之後。立廠教武。二人連在幾處。都打聽得這個消息。認爲確鑿無疑了。遂又折回原路。仍向省城趨程而行。一路仍繼續向人探問。所聞大致相同。遂放

了心。于是一逕抵省。住店休息。向店家及街坊哨探。果和道途傳聞相近。二人訪知確實。問明學費多少。卽封好了贄敬及束脩封兒。放在身邊。遂于次日早起。同往街坊舖家去。備辦了禮物。回店向店家借了付盒担。將禮物裝好。又請店家代僱了名苦力。將盒担挑了。隨同前往拜師送禮。一面先和店家結清了賬目。命兩名奴僕牽馬隨行。守到投師事畢。卽從馬背上卸下行囊。打發兩僕乘原馬回家報信。這乃是二人同到省城投師的經過前事。及至後來。二人自以爲學業已完成。遂別師回家各行其是。科布多以爲自己的武藝。今非昔比。已很了得。遂設法鑽營。得充現任官員。後又借着本人在京城充當奴役的機會。竭力逢迎。巴結上了睿慶兩位親王。被兩位王爺。奏荐他任內蒙各盟旗的



總管大過其官癮。耶律勝却于抵家後，仍繼續他在本旗各部落爭強誇勝，奪獲競賽武藝的錦標，以顯其能為。既在本旗各部落競賽，屢被選取第一後，又往別盟旗部落去，參與各處的校閱決賽。每到一處，錦標總被他唾手取得。因此耶律勝的名望日隆，聲威遠著。耶律勝心中大樂，因他的本意，志不在乎為區區小官，只想先在各盟旗堡卡顯耀本領，震懾人心，使人由此景仰，畏服自己。樹立好了基礎，借此原由，將來如果不出仕則已，如果出仕，定必為躬環甲冑的大將。所謂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絕不屑效學他表兄科布多的那種卑鄙。他因有此鴻大的志願，所以才放棄了目前有可做官的權利，却背起了黃布包袱，離家往各地方去拜訪名人，叨學武藝。一路上憑着

他的大名早已先聲奪人。所到之處。竟未有過敵手。因此他遂于不自覺間。已漸養成志得意滿。不時流露出來。常言滿招損謙受益。他才趾高氣揚。便爾遭受打擊。原來那天他來至後貝加爾湖。沿着湖邊行走。想尋着渡船。渡過湖去。不料沿湖走有一會。那湖中絕無打槳的聲息。焉有渡船來呢。耶律勝尋思。既一時無船可渡。不如就沿湖行走。多繞幾處卡寨。亦沒甚要緊。邊想邊低首前行。恰巧走在一大陣羊羣裏。原來該處土人多恃畜牧爲活。所以都沿着湖岸水草之處。牧養各種牲畜。耶律勝一路行去。偶不經意。撞在一羣羊圍裏。失足恰巧踏在一頭羊的後爪上。那羊護痛。絲蠻一聲哀鳴。耶律勝趕緊抬足放讓。時不料已將那羊的後爪踏折了。可憐那頭羊蹲在草地上。悲啼宛轉。彷彿如

像牠的伴侶們訴苦告哀一般。引動了許多羊。向耶律勝四面圍裹上來。耶律勝見了。心中亦頗不忍。更擬尋見那個牧羊的人。向他陪話。並自願酌量賠貼他幾文。免他回去不好見主人。却不料被許多羊圍住。四面昂首揚角觸來。耶律勝祇得雙足墊起。躍身到羊圍外面。只因羊鳴的聲音。驚醒了隱身在樹林打盹的牧僮。張開朦朧睡眼。跳身從樹林內出來。可巧正和耶律勝跳讓羊圍角觸的姿勢。彼此撞了個滿懷。雙方各被撞得各打跟蹌。向後倒退。牧僮退身碰在一株樹上。脚被樹根一絆。幾乎一交跌倒。幸虧衣角被樹枝扯住。不曾跌下去。但因此衣角却被扯破了。心中不由大怒。耶律勝退身一失足。又誤踏在一頭羊的前爪上。被那羊護痛。使角拚命向他小腿肚上一觸。觸破了褲脚管。

並傷了皮肉。流出殷紅的血來。耶律勝被觸得大痛。忙又向前讓過。因此心中亦生了氣。回頭一脚。竟將那頭用角觸他小腿肚的羊。踢倒在羊陣裏。哀叫一聲。痛死在地。牧僮見了。趕過來一把扯住耶律勝不放。開言便罵道。瞎了眼的小子。你敢故意撞碰小爺。使你小爺扯破了衣服。又敢踢死了你小爺的羊。莫非你依仗着學會了幾手拳頭。有心到處賣弄來欺負你小爺麼。嘿。嘿。那可沒有這麼便當哩。耶律勝小腿肚子正跳着刺疼。被他一把揪住。卽亦沒好語的回道。你揪住大爺。欲待把你大爺怎樣。牧僮大怒。揚手照耶律勝面門上一掌打下道。打你這個瞎了眼的小子。要你賠俺的羊。和俺的衣服。耶律勝見他揚手打來。便伸手向他腋下。一點。喝聲代俺安分些。在草地上睡一會罷。那牧僮

要你賠俺的話未說完。已被耶律勝點傷。鬆了揪耶律勝的手。哎吓一聲。仰面跌倒在地。耶律勝呵呵大笑。喝罵一聲無知的小子。你耶律勝大爺如非手下留情時。怕不立刻送你的狗命。對不起你。只好讓你在。此睡一會兒。等你的主人來尋你了。邊罵邊從身上。摸出包傷藥來。將。小腿肚子上。了藥。收藥移步向前就走。走不多遠。猛聽得背後風响。忙。閃身向傍避讓。邊回頭望時。却見一顆烏溜溜。黑黢黢的英雄胆。由面。前插肩飛掠而過。墜落在地下。隨後便有一個彪形大漢。暴怒着飛步。趕來。高嚷背黃包袱的小子。站着你踢死了羊。打壞了人。難道就這麼。太平無事的走了不成麼。耶律勝自恃本領。見大漢趕來。即亦毫不懼。怯的回身立定。那大漢來到面前。脚未立定。即已使金龍探爪勢。向耶

律勝打來。耶律勝見來勢甚猛。連忙側身閃讓。正擬回手還敵。不料那漢子手法極其靈疾神速。一見耶律勝讓過了他的拳頭。他卽左手急速轉使攬雀尾的手法。向耶律勝一撲。右手却改使了個斜單鞭姿勢。向耶律勝打來。耶律勝的拳棒功夫。雖已練有根底。又久經閱歷。但從未會像過這漢子一般。身手迅疾。變化神速的人。當時才讓過金龍探爪勢。以爲他既係使出爪亮翅。以下必仍爲少林拳法。却猛不防他忽然改用了太極拳勢。忙促問才讓過他的攬雀尾。忽然目光一花。竟至來不及避讓他的斜單鞭。因此被他一拳打中在肩窩上。哎吓一聲。應手斜跌出丈外。被那漢子躍身過來。一腳踏住。掄拳往下便打。耶律勝自從出世以來。從未被人打中過一拳。踢中過一脚。更休說躓上一

跋。此刻肩窩被傷。身體被踏。眼見雙拳將下。不由大吃一驚。慌忙高呼。好漢饒命。那漢子的此番做作。原係故意的。所以他是時。雙手雖已舉起。並未打下。見嚷呼饒命。卽喝罵道。好個脆弱無能的小子。這般無用。也敢背黃包袱出來闖道。真也太不知自量了。你且實說姓名。何處人氏。是從誰學的武藝。由此經過。爲何無端傷人。該當何罪。耶律勝見問。心中靈機一動。暗忖如說實話。豈不生平永留污點。遂捏造出一個姓名來。回道。俺花家英。乃山東棗強人氏。往年在黑龍江省城。從鉄木復拳師學的武藝。此番因欲出外增長見識。所以才背黃包袱出門。並不敢狂妄自大。實係想借此得多見幾位豪傑。叨學幾手拳棒。適才走過湖邊草地上。偶然失足。踐踏了羊脚。不料那牧僮撞人。不自認錯。反將

俺一把揪住就打。俺本擬賠償他幾文。算做羊的價錢。免他回去被責的。不料他如此粗蠻無理。因此才回手傷他。這並非俺故意。敢大胆欺人。應請好漢包荒原諒的。如非俺被那羊角觸破了小腿。斷不致一脚將羊踢死。好漢請看俺小腿上的創痕。便可明白了。那漢子見他說是鐵木復的徒弟。不由面現驚訝之色。很詫異的問道。花家英。你果真是鐵木復的門人嗎。耶律勝應道。俺豈敢當着好漢扯謊。那漢子問道。花家英。你可知令師現在身居何處麼。耶律勝聽他話中有因。心中不由發毛。深恐來人就是鐵木復的什麼人。立刻露出破綻。被他當面責罵不老誠。但事已弄僵。祇得回道。俺離師門已久。現在不知家師的行踪。究竟寄跡何處。好漢問他做甚麼哩。莫非和家師相識麼。那漢子聽罷。



抬足將耶律勝扶起。嘆了口氣道。花家英。俺往日亦係從鉄木復師傅學的武藝。照講你我亦可以算得是同門。祇不過有一層。俺頗有些不信。賢弟適才的身法步法。雖不及俺的靈速迅疾。但俺却能認識。絕不是鉄木復所能夢見得到。又何况說是他教的呢。實言相告。當初俺從鉄木復練過回把式。不自量力。以爲本領很可以了。回家即亦像你現在一樣。背起黃布包袱。出門訪友。不料才離得原籍。即被人打倒。很被那人擲揄羞辱了一會。俺才知上了鉄木復的當。所學的全是些花拳綉腿。毫無實用的東西。心中恨極了。遂決計另往別處去投師學武。經過了好幾年苦練。方才學習完成。一口氣跑到齊齊哈爾去。意欲去拆鉄木復的廠子。當面教訓他一頓。使他不敢再借着教武騙錢。遺誤人

家子弟。及至趕到時。鉄木復早已被人攆走了。俺才回到此地來。畜牧墾荒。却不料會逢着你。俺看你的拳術。絕不是純從鉄木復學的。如果單從他一人學習時。絕不會有此身法步法的啊。耶律勝聽罷。暗叫一聲僥倖。祇得含糊着道。俺從鉄木復師傅學過後。回家又跟從幾位鏢師傅叨學叨學。原不是僅僅只從鉄木復師傅個人學習的。說罷。卽又轉口請問道。尙未請教好漢的貴姓尊諱。府居何處。往年因從鉄木復師傅學習被敗之後。曾往何處從何人學習。不知好漢亦肯見示麼。那漢子疊起兩個指頭。將經過告知了耶律勝。耶律勝遂卽打定主意。亦去抄襲他的成文。究竟其詳如何。請待下回分解。

評曰

本書以科耶兩人爲線索。而寫法不同。良以兩人之旨趣迥異也。善讀書者。閱竟本回。蓋已可覘其結果矣。

耶律勝盛名初享。一出門卽遇敵手。此不僅作者爲滿招損一語下註脚。實兼爲失敗爲成功之母一語作轉註也。何則。耶苟不遭挫辱。那得克成其漠北大王之名哉。使後非遇有彼姝者子。怒而掌其頰者。則耶且終身而莫敗其名也。雖然。人苟遭挫敗而不奮勉。力求上進者。則雖百敗。亦徒爲其生平歷史上。留百污點耳。何成功之有哉。噫嘻。

耶律勝所遇之好漢。不圖乃爲鉄木復之弟子。可謂匪夷所思。

鉄木復以花拳綉腿之武技欺人斂錢。誤人子弟。宜乎爲其門人

所詬誅。憤而欲拆其場矣。惟今之教師如鉄之誤人子弟者。多至恆河沙數。獨無其門人爲之拆場。斯可憾耳。作者傳此。固不僅涉筆成趣。蓋實亦取瑟而歌。意在警世之覲然立講壇。所謂爲人師者耳。

有鉄木復之謔言。欺其弟子。乃有耶律勝之託詞。遮羞。前後輝映。思之不禁粲然。

